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十九編

斷雁哀絃記

哀情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  
小說

會宗叢譯

#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為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詞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之僅作小說觀也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初版發行

## 斷雁哀絃記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著 作 人

天 毅

笑 漢

發 行 人

上海棋盤街中  
印 有 模

印 刷 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 咸 昌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斷雁哀絃記下冊

## 第十二章

小達蓮方坐地上以蠟娃置搖籃中見母歸一躍而起曰母歸乎阿母離此兒殊寂寞母其攜兒一謁祖姨槐尼乎兒殊樂見此人也梅瓣兒則抱之於懷吻之曰愛兒我輩今至渠處將永不返家矣達蓮曰兒甚樂之言已四顧室中似甚畏怖者乃曰母乎我今有一密語告母梅瓣兒乃以耳就達蓮之唇達蓮低語曰此間有鬼物也阿母知之乎我每於夜間聞其蠕蠕之行動聲耳兒甚懼之梅瓣兒力抱之曰兒前此胡不早以語我達蓮曰我恐彼劫兒以去母離我時彼常來此阿母其勿再離我可耳梅瓣兒曰我從今不更離汝我從今不更離汝乃捨地上蠟娃置諸達蓮腕中曰愛兒我輩往視槐尼祖姨也達蓮曰此大佳事我輩卽去爲佳梅瓣兒曰我輩去後不更歸矣達蓮曰妙哉妙哉我知此鬼物必不敢一近祖姨丈海利波以其聲之巨足以震懾鬼物使不敢近也雖然兒不以其聲之巨

而畏之兒冠在此母其行乎

梅瓣兒曰兒且少待俟阿母整理行裝於是達蓮依依左右其心實畏懼鬼物也梅瓣兒於其嫁時攜來小衣箱二事已足裝載今日之行李梅瓣兒在閨中本少珍飾貯諸一小盒中深藏衣篋之底今見此篋之鎖已撬開珍飾之小盒則不翼而飛梅瓣兒確憶此物前日尙存蓋於前日拂拭衣箱時曾取出視之復置於舊位爾時達褚亦在室憶盒中有一襟針乃阿母所留遺將留以待達蓮長成時與之今竟失其所在徧覓亦未可得也乃至其父臥室中覓之則小盒在其父榻下盒上之鎖式本普通已爲削鉛筆之小刀所劈盒中早空諸所有彼竊此物之爲誰豈待問乎梅瓣兒喃喃然語曰苦哉吾阿父也

此時梅瓣兒噙淚以收拾行裝惟於安德流之物則一無所動未及一刻則已飄然攜達蓮至街外欲呼馬車以衣箱運其上忽又憶馬車之費尙無着囊中蓋空空如也惟纖手尙有兩指環一爲訂婚時者一爲結婚時者乃取其一向質庫典

之得兩適物令（金幣）梅瓣兒初頗猶豫既思今姑暫時質之待有力時我再贖還之可耳此兩適物令中三十先令爲金幣餘悉爲銀幣囊中有此可略充裕遂雇一車與之議值後卽引之入軒取衣箱時司推芬適自外入手中仍握寄達褚之函見梅瓣兒狀乃謂之曰若至汝父處耶渠不在也梅瓣兒不答惟緊握達蓮之手匆匆上車而去

海利波方自倫敦回勃力士敦蓋以倫敦有三處正招請書記渠往應招歸也至里門之次斗見一四輪馬車車頂有兩衣箱迎面自遠而至忽由車窗中現一極美小兒之面并伸一玉雪之小手執白巾而搖曳銳聲呼曰祖姨丈祖姨丈海利波亦呼曰噫此非小達蓮乎急趨迎之此時飛奔之速率每小時當可六十英里急呼曰止止御者作惰聲曰何事喧嚷也觀君情狀殆自醉鄉來乎言已勒其馬不動海利波卽一躍登車與梅瓣兒握手并抱置小達蓮於膝曰佳哉我輩盼汝久矣此事至可樂吾妻見之必大喜至於魂離軀壳而飛又問達蓮曰而父近作

何狀斯言。一出。又自責曰。咄咄。我何魯莽。若此好光陰。不久。卽至稍待之可也。海利波言時。其聲如禮拜寺之巨鐘。御者幾爲之掩耳。揚鞭徐進。則喃喃然曰。瘦小之先生。我以汝之兩吻爲一發聲之喇叭。否則汝身卽爲一大鼓。先生爾喉間。乃有極大之發音機。乎若巨礮者。必不能藏於汝瘦小之身中。奇哉尊體。旣不偉碩。何以聲音乃如之閎壯也。以余觀之。必有兩尊軀。方稱汝聲也。御者語時。又露齒而笑。爲狀殊和鬻。蓋英倫御者。其性情恆多和順耳。海利波所居之屋。頗不荒陋。以住宅而兼商店者也。

屋旁一門。卽樓上居人所出入者。門亦頗精美。店窗之內。陳列婦女之衣飾。若外套。領巾。手衣。鞋襪之類。上有一橫額。大書曰。禪臣舊衣飾品發行所。屋之側門。卽達樓上。外嵌三銅牌。第一層之銅牌。書曰。嘉廬耳。夫人高等跳舞學教授。來訪者。叩門第二層之銅牌。書曰。海利波。槐尼先生寓。來訪者。按鈴。第三層之銅牌。書曰。賒鐵密施。黎邦彩色畫師。來訪者。叩門。及按鈴。爾時。一一向梅瓣兒指示之。此三

銅牌光可鑑。人海利波。又指第二層之窗。示其母女窗檻之上。盆花受風含苞。欲放其色。嬌媚向人。欲笑。乃按鈴曰。此卽我輩所居也。汝聞我之好鳥弄聲乎。時門忽自啓。海利波以一手抱達蓮。一手扶梅瓣兒上。此狹小之樓梯。御者則肩一衣箱。隨其後。槐尼已聞聲趨視。則見兩袖高捲。由手及臂。滿附麵粉。方調製布丁也。梅瓣兒旣入。槐尼急抱而親之。數四又擁達蓮於懷。時則此數人者。皆爲槐尼手中之麵粉所染。而室中麵粉飛揚。有如密霰。槐尼見御者肩衣箱隨之。殊莫明其故。細思少頃。恍有所悟。亦不詰問。第命御者以箱置室中。御者更以一箱至。槐尼則以啤酒勞之。廻視梅瓣兒之面。其中一切殆洞悉過半矣。故亦不贅一詞。且作歡迎狀曰。爾來甚巧。我方作肉糜布丁也。此品良足供四人之食。達蓮吾愛汝亦嗜此乎。汝若謂啖他人之布丁勝於我者。則我且以一人啖之。至盡汝曹。且不得嘗一瓣矣。達蓮曰。噫。祖姨不能獨享之。槐尼又笑而吻之。乃滌其手。并啓一罐頭沙丁魚。復薄切麵包。又回首視達蓮曰。達蓮汝姨祖將挈爾至蘇市。爾可以一囊。

滿載麵包餅乾及魚往彼處以兩辨士可購得一瓶檸檬水也。

達蓮聞言喜躍不已曰盍往盍往海利波曰汝之祖姨爲發號施令之長官而我乃軍士也軍士未有不服從長官之命令者今長官命我往蘇市我又奚敢辭槐尼曰今方十二點鐘以馬車往四時當可歸若稍遲一分者爾將不得染指於我之布丁汝可與達蓮一乘象并往觀豹駝趣去趣去言已驅二人出立樓梯目送之歸至室中抱梅瓣兒首貼諸胸懷曰吾愛今可悉以告我但勿哭哭則心亂矣梅瓣兒忍淚以始末告槐尼并謂嗣後將永不歸石軒矣又以首枕槐尼之肩曰我悵悵無所之故至姨處也。

槐尼曰吾愛汝若至他處我必怒汝不汝貸我聞汝言旣憂且喜憂則憂汝之所遭而喜則喜汝之竟來也我今以心坎中言奉告我實愛汝憐汝此間卽爲汝家勿須他適矣爾知我意乎梅瓣兒曰知之上帝必錫福於姨槐尼曰上帝相我輩故令汝來此我夫婦本極愛好惟膝下空虛不無太寂寞耳今汝來此使我室中



平添孩笑之聲。其樂何可說也。且我等勿道及汝。夫詎本不宜有妻。顧何以……  
 槐尼語至此。戛然而止。梅瓣兒微覺之。私念惜槐尼。尙未知我之隱衷耳。因思彼  
 既愛我。若此。我奈何不以相告。乃曰。姨乎。汝乃竊怪我之何以嫁此人乎。抑知我  
 有種種苦心處也。梅瓣兒遂以犧牲己身以救父之事。備悉告之。  
 槐尼聞之。心中益讚梅瓣兒之賢孝。且拭淚語之曰。嗚呼。我強爾洩此祕密。以告  
 我。我殊惶恐。顧我乃永不洩於人。惟不能不告吾夫。因吾夫常詢我曰。彼可愛之  
 女郎何所取於安德流而嫁之乎。第我爾時亦無可回答。試思我又何從而繩吾  
 甥安德流之美行乎。已往之事。可勿思憶。我之布丁尙未製就。脫我更坐於此。與  
 汝閑談。則今晚且缺晚膳矣。我去後。若請臥此沙發稍事休憩。此間各物皆非本  
 屋所有。爲我所購得者。此屋裝飾極不完備。汝亦云然乎。言已。鼓唇作聲而去。梅  
 瓣兒待其去後。則徘徊室中。意態反若甚舒者。

第十三章

達褚自安德流家潛遁後。天尙未破曉。初梅瓣兒勸其勿洪醉。且曰。阿父亦可憐。爲達蓮少留餘地。父若不改。此度恥辱。將及吾母女矣。達褚時已中酒。則哭笑無端。語言失次。曰。爾亦爲我留餘地乎。爾亦曾一顧及乃翁乎。汝輩將蹂躪之。踐踏之。陷我入於泥滓之中。我以罪囚之衣。始稱若心乎。梅瓣兒忍淚曰。父其安睡。可乎。達褚曰。我不能睡。我且不敢睡。渠輩將乘我睡眠時。撕我成碎片也。若試觀之。此非魔鬼乎。語時。緊抱其女。而以手指門際。梅瓣兒視之。無物不覺。亦爲之玉肌起粟。乃極力慰藉之。并勸之早寢。遂卽別去。

達褚少選。已復其神志。渠本思乘隙而遁。徒以礙其女在故中心。震駭致生惡象。第其所遭之事。乃大險惡。數小時前。并接得一函。謂捕票已出。不久當來拘捕。達褚自知於法律上無寬赦之希望。於是逃遁之心益決。思覓一人跡不到之區。暫隱此身。始可避之。此時。達褚以心呈幻象。遂見憧憧之鬼影。似窗戶牆壁皆有蠕蠕蠢動之象。狀至可怖。意惟有白蘭地酒。足以壯其氣耳。直至夜靜更深後。乃起。

而然燭時決意潛遁。第必須挾資。乃可囊中所餘。不及三十先令矣。卽家中略爲珍貴之品物。亦似厭此醉漢。而不欲與之共處。紛紛離其家門。以去所餘者。僅一時表。苟出售之。可得七八鎊耳。自忖曰。若可更得他物者。則事濟矣。因思其女兒。當有私蓄梅瓣兒之臥室。與日用室爲比鄰。門均虛掩。略推之。卽啓而達褚。遂生其穿窬之心矣。

爾時達褚探首內窺。則滌手之盆上燃一燈。白羅之帳一母一雛。固酣然沉睡也。試進一步以察。彼動靜。彼母女仍木然無覺。遂悄然至日用室。搜尋室中二箱。其一已下鑰。一則未鎖。達褚且悄悄啓其未鎖之箱。則見其珍飾之小箱。固儼然在此。竊思此物爲渠母所留遺。今我在困阨之中。宜以之返我。乃遽取而藏。諸懷更一窺探。其女則沉睡猶未醒。達褚心中似有所觸。乃以足尖着地。行近其女之榻。畔屏息觀之。而梅瓣兒手抱達蓮爲狀。至美金髮。蜷曲櫻唇。微啓。略露編貝之齒。一手環抱其母之頸。一手洒落衾上。瑩潔如脂玉。復襯以雪白之衣袖。益增美觀。

也。此。一。種。純。任。天。真。之。狀。態。雖。名。畫。工。莫。能。肖。其。萬。一。也。而。梅。瓣。兒。則。雖。在。睡。夢。中。恆。作。輕。颺。迴。憶。梅。瓣。兒。幼。時。已。夫。婦。常。立。於。搖。床。之。側。以。觀。其。狀。今。日。之。達。蓮。非。卽。當。日。之。梅。瓣。兒。乎。

於是潛回己室。以小刀啟此小盒。良不費力。將其中所有。盡入己囊中。以此物。至少。可值三十鎊。并其時表。而計之。足供數禮拜之生活。或可爲遠颺之策。乃探懷出時表觀之。方指四點。天色漸曙。野鳥離巢。飛集草磧之上。嚙弄新聲。達褚穿衣時。亦手顫不能已。躡足至樓下。入餐室。見門已啓。而胃中酒蟲。忽大活動。卽傾酒狂飲。乃甫及喉際。一切鬼魔之惡象。俱避酒味。斂形而退。則酒之效力。亦宏矣。因喃喃自語曰。佳哉。佳哉。惟兩手震顫。致杯中物。傾瀉於領衣及汗衣上。渠顧不以爲意也。以爲酒痕。着襟其餘。香可經久不滅。至大門許。門已下栓。達褚拔栓而出。絕未聞有大聲。門一啓。曉風衝門而入。略呼吸清新之空氣。精神爲之斗壯。顧念此際。將何往者。倫敦不可居。則必往鄉村中。乃決意前行。途中遇一警察。似

未注意及已既過其前迴首視之則警察方視手中之紙又視達褚達褚大懼遂故作雍容之態徐步而行少頃酒癖復作探首回望欲得一酒肆久之方得一酒肆顧其門已閉達褚力捶之而門內寂然道旁一水槽用以飲馬者適有一貨車來拖以兩馬御者牽馬飲此人狀頗活潑見此紳士衣服不完力捶其門以爲必肆中人夜出不慎狼狽而歸也則曰先生縱力捶之亦不能啓得非已遺去鑰匙乎達褚曰休矣何云鑰匙此屋及其人皆魔鬼也脫我居此者渠輩敢不啓門乎御者曰先生既不居此搥門何爲達褚曰我渴甚頗思飲也御者手指馬槽曰渴乎曷飲此語時作獐笑達褚不禁爲之股栗御者曰我觀先生體頗壯實何竟顛也雖然我亦嗜酒者去此一里許有一酒家厥名爲獅子獨角獸此店通宵不休息我恆晨餐於彼并飼吾馬達褚曰良佳御者曰試躍上我車載君偕往可耳達褚曰且扶我上我偶一失足致踝痛不能距躍也御者遂扶之上車揮鞭疾馳不久卽至達褚則連吸白蘭地兩巨觥并付御者之膳費又以六辨士與御者詢其

何往。則曰。今日至介爾。福夜間仍駐。於是明日又載貨至七當士。此爲平日往返之路程。其主卽居七當士也。

達褚又詢七當士距倫敦遠近。云可四十里。君有友在此處耶。曰否。御者私念此人殊可異。何閃爍乃爾。達褚復入酒肆。又飲白蘭地一巨觥。遂攜瓶而出。仍登其車。至伊撒。御者進膳。問達褚飲食否。達褚搖首。至丹姆士迪新。御者謂須停車於此。約一點鐘。達褚言亦有小事須勾當。至車將開行時。遂歸。歸時乃大易其面目矣。蓋達褚所云有事者。已以其珍飾變售。并剃其髻也。達褚離此御者。入一質肆。與質肆中人爭值良久。遂以二十鎊典去其囊中之珍物。復至理髮店中。命剃去其髻。又欲將髮色改染。店中人則自誇染髮之技極精巧。較諸戴假髮者便益良多。先生若將髮色改染。尊容當減輕二十年云。

達褚聞之。頗歎動。以彼本懼警吏之追捕。卽命理髮者染之。染已。理髮者曰。今後先生乃成一極俊之少年矣。達褚攬鏡自照。則顏色蒼白如寒霜。罩面。眼窩而面。

腫唇筋常抽動髮作不天然之藍黑色固一極可怖之少年也達緒遂返至貨車之上而御者猶未覺方緩步左近以覓客達緒卽由車上呼曰若何覓也御者聞聲驚顧曰噫君已在此乎然則行矣行矣至賴浦利復停車進膳達緒則枯坐其中惟瓶中白蘭地亦將次告罄矣達緒自染髮歸御者固未嘗見其狀每與之談亦默然不答下午五時車抵介爾福達緒之酒瓶空空如也御者扶之下見其狀乃大駭愕曰若非我所載之客也來此奚爲者

達緒曰汝殆着魔人人剪髮修髯乃人身上之自由汝將目之爲怪事乎御者曰茲事我不能知但我所載之客爲有髯者且髮亦未染色也第我車定價載人至此須二先令汝趣付我達緒啟囊如數與之御者曰但我今不知應縱汝去否前日有一少婦被殺汝知之否言時又細審其面達緒愕然曰謀殺事我何能知御者曰若勿誑我茲事已傳遍英倫被殺者一少年女郎名埃蘭勃地年纔二十耳達緒曰若以此告我奚爲者縱我行耳御者曰今兇手尙未捕得方在偵緝中

也。而其肖像則已登報章之上。

時車傍適有一人過口銜稻草之一端似由馬廐中出者御者呼曰爾囊中有最近案兇手之肖像乎此人曰有乃自囊中出一紙并朗聲誦之曰年二十五髮色如沙左手之小指拳曲不直御者急取達褚之左手視之已乃垂其手此人又誦曰體高五尺十一寸狀如軍人御者曰是矣此人在吾手中其人搖首曰絕不相類此君高不逾五尺七寸且非軍人言已大笑御者曰雖然尙有多數兇手未獲也此間乃無人道之歟其人曰亦懸有賞格御者沉吟乃釋達褚曰我不載汝至七當士矣載爾一程乃大失所望趣去趣去

達褚既得釋踉蹌而行念茲事爲道甚險脫御者告人以我之種種行狀恐偵者隨其後矣自思必速離介爾福乃取道而行復入道旁一酒家此酒家殊簡陋列長櫂數事并垢黑之桌達褚復擇一暗陬而坐以勿爲人所見也室中先有二人對酌喁喁私語初未留意忽有謀殺二字之聲浪直衝耳鼓乃凝神靜聽如知所



談者卽少年婦人謀殺事。一人則詳言其被殺之情形。一人謂偵騎已四出。而報上且登有小照。然此人平日與女素有往還。因女死恐被嫌疑。故出走也。眞爲兇手者乃較此人爲蒼老。且剃其髻而染髮作黑色也。頗聞形跡可疑之人。警察將盡捕之。

二人行後。達褚始敢起。購酒二瓶。瓶作扁形。藏諸衣囊中。夕陽斜掛於枝頭。倦鳥歸林。暮色蒼然起矣。乃一人躑躅途中。向介爾福交界之葛丹明行途中。人烟荒寥。默忖今夜將寄宿何所乎。偶於疏林之罅。見遠處小山之巔。似有人在。夕陽光線中。而一二村舍。向西之玻璃窗。與陽光相掩映。閃閃若萬道黃金。俄而天色漸黑。闇而達褚心中之險惡幻象。復呈於前。似有魔物追逐之者。達褚惟有飲酒以壯膽氣。不一小時。而瓶酒已罄。又啓第二瓶矣。時中心如發狂疾。向前奔馳。又不審將至何地。迴首見己影以爲惡魔。尙追隨其後。乃起而與影相撲。顛頓於地。大呼求救。

顧其所處之地。四圍咸爲松林。風吹謾謾。作響如人私語。然達褚乃吸其最後之白蘭地酒。欲以空瓶向影擲之。忽林樹爲狂風所吹。衝激澎湃之聲。幾如千軍萬馬。不覺心膽俱碎。又見鬼物由樹上蠕蠕而下。松樹上無數圓錐體之物。一似奇鬼種種。面目空氣之聲。又類鬼嘯。適有一松鼠自枝上橫竄而過。偶觸一彎曲之松枝。拂達褚面。大驚力抱之。忽捉空顛蹶於地。遂暈醒時。則已午夜。一丸冰月高懸松林中。仰見流雲如紗。往來天半。月光正照達褚面。遂踉蹌而起。隱身松林後。冀魔鬼弗見。惟此沸狂之腦。乃不許其休息。至惠河特遙見蔚藍一色。與天光相接。達褚擇河濱一羊腸小徑而行。爲狀震顛。若有人告之曰。汝若睡於此河之底者。甚安適也。乃俯首以觀河面。卽此一觀。遂有無數幻象。恍見其妻女家屬紛紛起滅。一瞬卽逝。又恍惚聞若輩呼曰。汝其歸結於此矣。達褚大驚急趨。避至一狹小煤屑之徑。一面爲高峯。乃爬羅而上。不數武。失足而墜。鬼影亦隨而下。乃舉臂大呼。身受重創矣。時月色爲雲所掩。達褚大呼曰。唉。上帝言已。遂閉目。則與其可。

畏怖之魔鬼亦長訣別矣。

第十四章

飄忽之光陰。又十二寒暑矣。此十二年中。喜者。怒者。哀樂者。有由愛情而入。悲苦之境。經百折千磨。而毫無生人樂趣者。其人爲誰。卽梅瓣兒亮密也。年未四十。玉容花貌。已成過去之時代。至姨氏家。又罹痼疾。幾瀕於死。槐尼看護之至謹慎。及其愈後。槐尼以爲梅瓣兒之壽命殆天錫之也。否則此病決不能起。梅瓣兒漸覺此病室中充滿無量溫柔藹之氣。且室中時見鮮花。知必爲此巨聲之姨丈所贈者。已而漸離病榻。坐於一安樂之椅。下鋪以軟墊。蓮則依依。母傍。梅瓣兒曰。姨乎。吾病時室中之花。殆姨丈所餽者耶。槐尼曰。然。渠每晨必持花來。以爲汝嗜。花能療汝疾也。梅瓣兒曰。我以爲天使所賜也。

當梅瓣兒病時。常作囁語。一切祕事。皆隱約吐露。而爲槐尼所聞。由是愈恨。司推芬之奸險。每醫生來診病時。槐尼則偵察醫生之神色。以定吉凶。醫生曰。此心疾。

也。惟以勿擾其心爲佳。槐尼則泣語其夫曰：吾愛脫上帝，取此可憐之人去時，我此生不知更有快樂之時也。海利波曰：願上帝佑之。於是夫婦日夕祈禱，而梅瓣兒乃日有起色。顧其初痊時，第一念卽將探詢其父之安否。槐尼曾遣其夫至寓中訪之，則蹤跡已渺。孰知其父已向天國受上帝審判，而梅瓣兒則以爲遠颺他鄉也。

梅瓣兒以長依姨家，心頗不安。欲於鄰近覓一屋，與達蓮同居。母女二人自食其力。槐尼夫婦則力沮之，曰：汝勿見外。我家卽汝家也。梅瓣兒曰：姨景况亦不甚佳。我輩奚能相擾？槐尼曰：我萬難縱汝去我家。雖貧甘苦共之可也。梅瓣兒曰：我若能得工作，亦可相補助。槐尼曰：靜待之，必有佳運來耳。且汝試思我等能離去達蓮乎？達蓮能別我等乎？梅瓣兒知不能去，且彼夫婦待己出於至誠，不可負也。遂亦諾之。梅瓣兒與槐尼同居者十二年，彼輩竟成一美滿之家庭。力鼓勇氣，與憂患相抵抗。卽有債家索償，然觀其婉委陳詞，則亦戢戢自去。而渠輩則難以一辨。

尼之微亦必慎重用之處此困阨之境槐尼竟能以其才幹維繫之而家門絕望之魔自無從侵入矣

槐尼之敬愛其夫出於天性常曰吾親愛之海利波乃具有英國人之真精神歷萬困而不撓也槐尼之夫稍有餘蓄則喜購花以贈家中人并高唱其勇敢之歌此一家人錢囊雖空而心中常充滿愛情慈善未嘗空也如陽光之照臨一室令人煦煦然咸有生氣者實爲達蓮以達蓮年雖穉而優美高尚柔和之性質已根深蒂固若深種於其性質中者顧達蓮漸次長成恆憶其母自家中出之狀況時印於腦中又見他人家庭間父母歡愉之狀迴思已幼時未見其父之若何親愛屢欲詢母以父尙生存否特又惡於啓吻因思母氏之祕不告者當有深意若強令言之必將使母痾心第此念終無時或去諸心耳

某日之夜紅窗燈影母女團坐達蓮方誦讀其母所授之課梅瓣兒於燈下作女紅以伴之忽置女紅於膝上若有所思嗚呼諸君試思梅瓣兒果何所思亦爲其

女。思。耳。達。蓮。以。盈。盈。十。五。年。華。已。長。成。一。豔。麗。無。匹。之。身。姿。容。秀。美。體。態。窈。窕。而。肌。膚。之。瑩。潤。宛。如。琢。玉。凝。脂。嬌。美。之。秋。波。微。作。棕。色。當。其。櫻。唇。乍。啓。齒。如。編。貝。嫣。然。一。笑。百。媚。俱。生。海。利。波。願。而。樂。之。謂。是。世。界。中。不。經。見。之。美。質。願。上。帝。祐。護。之。梅。瓣。兒。對。之。可。喜。可。憂。因。思。此。正。似。含。葩。未。放。之。花。而。愛。魔。之。網。亦。卽。籠。罩。其。上。梅。瓣。兒。以。過。來。人。心。常。戚。戚。憂。之。偶。思。及。其。前。途。則。唇。顫。欲。泣。迴。念。脫。吾。女。見。詢。究。以。何。故。而。與。父。分。炊。我。將。以。何。詞。答。乎。

梅。瓣。兒。思。念。及。此。恆。俯。首。垂。淚。一。日。爲。達。蓮。所。見。卽。跪。母。前。輕。移。其。手。見。其。面。作。灰。白。色。淚。珠。乃。如。泉。湧。達。蓮。呼。曰。噫。阿。母。何。爲。者。梅。瓣。兒。曰。兒。勿。焦。急。我。一。生。之。大。不。幸。偶。回。憶。之。不。禁。愴。然。悲。耳。兒。勿。問。我。將。來。當。自。知。之。今。非。其。時。也。達。蓮。曰。雖。然。母。勿。哭。母。一。哭。兒。心。碎。矣。此。間。暫。無。可。憂。之。事。母。有。兒。在。勿。憂。也。梅。瓣。兒。牽。達。蓮。而。抱。之。曰。吾。愛。我。得。汝。甚。樂。也。達。蓮。曰。祖。姨。夫。婦。我。輩。與。之。相。處。極。樂。兒。與。渠。輩。皆。愛。阿。母。願。勿。更。言。此。傷。心。語。梅。瓣。兒。曰。我。允。汝。言。我。可。拋。忘。之。汝。之。功。課。

已畢。否。母。女。二。人。遂。并。肩。而。讀。

梅瓣兒所居之處樓下爲禪。臣。夫。人。卽。衣。飾。肆。之。主。人。也。兩。女。受。業。於。第。一。層。樓。之。高。等。跳。舞。學。嘉。盧。耳。夫。人。之。高。足。也。梅。瓣。兒。欲。謀。一。生。計。惟。以。體。質。素。弱。既。不。能。勞。動。又。不。能。鎮。日。枯。坐。一。日。槐。尼。倉。惶。入。曰。吾。愛。乎。佳。消。息。也。梅。瓣。兒。瞠。目。視。不。審。所。謂。槐。尼。點。首。曰。昨。日。吾。夫。拾。得。一。馬。蹄。鐵。我。昨。夜。夢。食。白。葡。萄。食。時。且。聞。有。夜。鶯。鳴。是。皆。吉。兆。嘉。盧。耳。夫。人。正。憂。悶。蓋。缺。一。琴。師。此。爾。之。絕。好。機。會。也。嘉。盧。耳。夫。人。之。徒。十。餘。輩。因。無。音。樂。頗。不。耐。跳。舞。耳。梅。瓣。兒。聞。此。不。覺。心。中。滿。充。希。望。之。念。躍。躍。欲。試。槐。尼。曰。我。頃。於。迴。廊。下。遇。彼。渠。頗。有。求。助。於。我。之。意。渠。云。君。之。甥。婦。我。意。其。聰。慧。可。人。必。能。作。跳。舞。之。樂。也。余。答。以。彼。爲。一。善。於。音。樂。者。彼。謂。未。審。能。見。屈。否。我。思。錘。鐵。須。趁。熱。時。機。不。可。失。因。道。汝。意。頗。思。謀。一。事。以。破。岑。寂。而。彼。乃。極。端。歡。迎。謂。渠。能。以。一。定。時。來。實。可。至。願。我。喜。與。之。定。一。約。能。於。目。前。得。此。人。吾。樂。實。無。極。也。請。來。一。面。談。可。乎。吾。愛。汝。意。云。何。者。

梅瓣兒曰。此正好機會也。我必往。於是遂與之訂定合同。每星期得八先令。而海波利高唱凱旋之曲。以助其興。衣飾肆主之禪臣夫人。亦極稱羨。請授其二女。每星期授四課。每課酬六辨尼夫六辨尼之酬。勞倫敦非最下等之教師。不肯受。而梅瓣兒在貧困中。不得不濟燃眉之急耳。時梅瓣兒音樂之名。四播。又得四學生。禪臣夫人。又以其客室及琴。供其用。俾得以教授他人。而其女亦得進益。此時每星期可得十二先令。可無家食之憂矣。矧彼又得教達蓮。以琴歌嘉盧耳。又允教達蓮。以跳舞。不取酬。此誠愉快幸福之時代矣。

一日海波利偕其友。至一工人之俱樂部。海波利興發。忽高唱納爾遜之死。一曲。人爭讚美之。俱樂部中人。皆以爲生平未見矮小之人。而能發如是雄猛之聲者。遂預備演劇。娛衆而侑海波利。抗聲唱其最得意之歌曲。爾時俱樂部之總理。與之商略。以爲此等音樂家。不能不酬以金錢也。遂議定每歌一曲。酬以四辨尼。渠若有業者。原不屑爲此。顧在貧困中。則亦不無小補也。議定卽與以兩先令八辨



尼歸家時。告家人則愧不自勝。槐尼曰。此正當之謀。生何愧爲。而達蓮亦勤於女紅。一家所入。每星期。遂有三十先令矣。而窗檻上之花。亦似欣欣然有喜色也。顧達蓮漸次長成。見者咸嘖嘖稱羨。一日天氣韶和。惠風披拂。達蓮偶外出。見一丐童。衣服殊垢。敝隨達蓮。不捨又趨。至其前。仰首視不已。爲狀。至可憫。達蓮天性慈善。探手錢囊。擬取一辨尼。而適遺一六辨尼之幣於地。丐童急拾之。去時有一少年在此。丐後見童竊達蓮之幣。惟爾時童遂急行。倉猝間一馬車疾馳而來。竟撞之。而仆傷及頭面。御者知闖禍。急馳去。達蓮見童受創。遂奔赴之。而少年亦來察視。達蓮呼曰。噫。願勿重創也。少年聞聲舉首。適與達蓮目光相接。而此際之目光。一交糾。竟爲二人終身赤繩之繫矣。

少年曰。君知此間近地有醫生乎。達蓮曰。轉角處似有一藥肆也。彼能言乎。少年曰。已暈矣。乃抱童於手。同趨藥肆。童面被血。達蓮以帕拭去之。少年曰。君之錢囊未有所遺失否。達蓮曰。未嗟夫。此不幸之童。我甚爲其憂。彼殆爲錢所誘。然我殊

未介意於六辨尼也。少年曰：此幣君應取還，乃欲由童手取之，而彼乃緊握不放。時已至藥肆，醫生解童衣，驗其體無傷，乃曰：此童瘦甚，其身體僅存皮骨也。幸無傷，可無庸醫治。少年又欲強啓其握，達蓮止之曰：勿爾。此六辨尼我已與之，且彼甚愛之也。少年頷首，第思此瘦弱之童，既失其知覺力，乃能力握此六辨尼，殊以爲詫。

時醫生忽起，立示意令少年退，立丐童一躍而起，向外直馳，迅若羚羊。醫生不覺軒渠曰：我固知之，故特與以機會，令其速逸耳。我按其眼臉，彼力閉其目，以拒我。我知渠固未失知覺耳。渠僅面部畧受微傷，無須受治也。達蓮曰：但得無傷，始已矣。又顧謂少年曰：君以爲然乎？少年微搖其首，意殊不然。顧中心則默讚達蓮之仁愛，乃與達蓮並肩同出。少年曰：姑娘之路，或與僕同。僕當順道相送也。我於一點鐘前方由倫敦來，不意乃遇姑娘，寧非奇事。達蓮曰：奇於何有？萍水相逢，世間遇合，大抵如斯。時達蓮忽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觸而神情則如在夢中。

又如受催眠之術者迷惘不知所適從也。

少選達蓮忽詢曰君乃初至倫敦者歟少年曰然第曾於十年前隨父一至此間我本居可羅非利今又攜得礪刃來矣適達蓮不解所謂曰君言何指少年曰世界卽我之礪石我今來磨之耳達蓮不覺靦然而編貝露處白乃如雪乃曰女士曾讀莎士比亞之著述乎達蓮曰曾見一斑未窺全豹也我今將入肆購物少許言已略一沉吟卽舒春葱與少年握手意此少年爲莊重君子與之款洽無背於禮少年握女郎手曰姑娘儻購物我在此相竢也達蓮默然蓋自有生以來第一次與此年相若之少年男子殷勤爲禮也繼思我當出肆時卽與之分道或此少年已先去此亦佳

迨達蓮出時少年卽趨而相迎爾時達蓮兩頰大頰暈若朝霞少年卽告達蓮以所欲往之途徑達蓮曰是亦儻所欲往之途徑也少年更言其門牌號數達蓮大驚曰卽此屋耶儻亦居此少年曰然則姑娘當識吾叔氏矣渠名賒鐵密施黎邦

居此有年矣。達蓮曰：識之彼爲畫師，我恆見其門牌，作如是云云。固未一讀其畫也。少年曰：是處地方湫隘，光線不足，彼之作畫，蓋於他處爲之。我名洽普黎邦達。蓮曰：佳哉！達蓮本欲贊美其名之美，而中止。洽普曰：我輩今日誠可謂奇遇也矣。我方覲叔氏而女郎，又適寓此。達蓮詢其倫敦有無友人，曰：無。僅有叔氏一人。此來良寂寞。達蓮微睨洽普，狀至懇摯。二人漸至門首，始各判袂而別。

時普洽至最高之一室，而達蓮歸其家。乃以途遇少年事告其家人。達蓮曰：阿母彼云：今日可謂奇遇。此語何指？母曰：亦不能謂無理。達蓮曰：渠云將來謁吾家，其許之乎？梅瓣兒曰：茲事容我輩思之。達蓮遽起立，展玩窗前之盆花，斗見街頭一丐童，卽攬達蓮六瓣尼之童子也。實則此童久尾彼二人之後。以有普洽在，故不敢前。時時隱身路人之後，以避之。當彼僞暈時，聞達蓮之言，頗用感激，而醫生驗傷時，達蓮俯身近彼，覺有一種微妙之香氣，馥郁襲人，頗悔不應僞暈以欺之。由藥肆中躍出，卽隱於一隅，以待其出。直至其家，則徘徊門外，冀得復覩芳容，并一

訴衷曲耳

達蓮既見丐童。乃曰。阿母頃所言之童在是矣。梅瓣兒近前觀之。則與倫敦多數流浪之兒相等。蓋恆藉其敏捷之手腕攫物於市。以博得不死耳。達蓮曰。兒當一詢其究竟。母曰。我與兒偕。童兒二人來。卽奔避數武。梅瓣兒曰。彼或懼我。汝可獨往。達蓮遂歎步含笑至前。童果不逸。達蓮曰。若勿懼我。童曰。姑娘其不喚警察乎。達蓮曰。否。不幸之童子乎。汝何以思及此。童曰。我恐姑娘或將如此耳。且彼夫人爲誰者。達蓮曰。是吾母也。吾母最慈善。凡貧苦之人。彼皆哀憐之。童曰。彼之慈善心亦如姑娘乎。達蓮曰。且過之也。童搖首曰。我意必不能及。姑娘言時。淚已集於眶。達蓮執其手曰。頃者汝血被面。汝覺痛乎。童子強遏其淚。以唇親達蓮之玉手。狀至懇切。曰。姑娘我殊不覺痛。僅受微傷耳。然我心之痛苦。有甚於此者。我之隨姑娘至此。蓋將有所語。須知我前此曾未竊人一物。姑娘或恐不之信也。

達蓮曰。我信汝言。卽止於此。童曰。尙未也。語時。目光閃閃。瞬視。復垂首曰。我不

審。今。日。姑。娘。能。赦。余。乎。此。時。一。種。悲。切。之。狀。懺。悔。之。態。不。覺。流。露。於。外。達。蓮。毅。然。  
 曰。我。赦。汝。汝。能。改。悔。我。所。樂。也。今。吾。母。至。矣。童。曰。夫。人。僅。有。姑。娘。一。人。乎。姑。娘。乃。  
 無。兄。弟。姊。妹。乎。達。蓮。曰。然。若。亦。有。父。母。乎。童。搖。首。曰。有。之。請。勿。問。我。顧。今。日。之。事。  
 姑。娘。弗。介。於。懷。乎。達。蓮。曰。何。事。也。童。曰。卽。攫。姑。娘。之。六。辨。尼。也。我。實。爲。饑。寒。所。迫。  
 然。至。今。尙。痛。悔。之。達。蓮。曰。我。輩。亦。非。寬。裕。固。知。汝。苦。趣。也。時。則。梅。瓣。兒。已。近。前。亦。  
 點。首。以。達。蓮。之。言。爲。然。童。曰。夫。人。與。姑。娘。均。爲。慈。善。者。須。知。飢。能。驅。我。人。生。所。不。  
 可。少。者。麵。包。與。肉。類。耳。梅。瓣。兒。曰。善。哉。我。爲。汝。取。之。  
 童。愕。然。曰。夫。人。何。爲。達。蓮。曰。吾。母。爲。汝。取。麵。包。及。肉。也。童。曰。恐。夫。人。謊。我。耳。達。蓮。  
 曰。否。我。母。素。不。輕。薄。作。誑。人。之。舉。動。也。童。曰。我。信。姑。娘。言。嗟。夫。我。之。乞。食。非。爲。我。  
 一。己。蓋。爲。愛。美。蓮。耳。達。蓮。曰。誰。爲。愛。美。蓮。者。童。曰。吾。弱。妹。耳。渠。乃。病。瘡。常。於。病。中。  
 思。食。我。常。植。立。於。餅。肆。之。外。嗅。其。香。美。之。氣。味。思。得。甘。美。之。物。以。餉。阿。妹。輒。不。可。  
 得。此。所。以。攫。取。姑。娘。之。六。辨。尼。也。童。子。此。時。始。敢。以。手。中。之。幣。示。達。蓮。曰。姑。娘。其。

賜之否耶。達蓮曰：此本以與若矣。我殊憐汝妹，後當更有以贈汝。時梅瓣兒以紙裏麵包及肉出，微笑授童。童殊感激，蓋其父雖殘酷不仁，其母雖荏弱不振，而童子之性情則絕不肖其父母也。

童子既受梅瓣兒之物，則曰：謝夫人，我攜此可以餉愛美蓮矣。梅瓣兒聞言頗詫，訝目注達蓮。達蓮曰：愛美蓮其妹也，病中思食，其兄將歸以遺之。梅瓣兒半晌無語，童鞠躬欲去，則置手於肩以止之。童意頗恐，蓋前此置手其肩之人皆無好意。梅瓣兒聞愛美蓮之名，胸中如有所觸，前此在不幸之家庭，石軒中一美麗女郎之小影，斗覺湧現腦際，因憶其母柏士頓夫人，非卽其家之代理家事者乎。當柏士頓臨去石軒時，喃喃不已，至今尙縈迴耳鼓，何意此童之妹亦名愛美蓮乎。梅瓣兒此時不禁脫口問曰：汝妹何以命此名乎。童曰：襲母名耳。曰：然則若何名。曰：我名司推夫。梅瓣兒變色，心胸跳躍不已，低呼司推夫之名者再。

童曰：然我乃省音司推芬，其正名也。梅瓣兒曰：汝尙有別名否。曰：司推芬亮密，卽

我名也梅瓣兒大驚搖搖欲仆達蓮急抱持之童子語後即去斗見有一人似覓童子來者既見梅瓣兒母女則捨童子而向此間行噫唏此爲誰者非即童子之父司推芬乎梅瓣兒自與彼別後轉瞬十二年迅如流水第其狀貌尙未大改而兩目弈弈之精神則已銷失嗜慾顛倒之容形於其外向者修飾之髮光可鑑今已華顛貼附於太陽穴之兩旁齒牙亦現衰敗之兆而談吐之巧妙則尙不失其故態也達蓮年幼已忘其狀若梅瓣兒則一見即識其爲司推芬急引達蓮近己如遇蛇蝎矣

司推芬即趨前曰吾親愛之梅瓣兒何意今日邂逅於此眞出人意意外也噫光陰眞迅疾哉我輩容貌竟大更易矣第中懷常梗梗也梅瓣兒不之理惟攜達蓮向室中行曰吾兒趣歸司推芬橫阻其去路曰梅瓣兒汝殆欲與我避面乎汝詎不復識我乎梅瓣兒搖手令勿言司推芬仍作微笑而目光炯炯露兇稜曰此必我當日常見之小達蓮矣我慶汝得此丰姿絕代之佳女兒也我之評判美人最秉



公。正。今。日。則。雛。鳳。清。於。老。鳳。矣。噫。達。蓮。汝。可。與。我。一。握。手。乎。梅。瓣。兒。曰。達。蓮。勿。觸。彼。手。是。我。之。仇。敵。也。司。推。芬。曰。梅。瓣。兒。汝。勿。固。執。須。知。我。若。非。眷。念。汝。母。女。者。則。毀。辱。汝。輩。名。譽。亦。易。耳。梅。瓣。兒。怒。氣。勃。勃。曰。噫。我。知。之。矣。我。之。受。爾。所。賜。當。沒。世。不。忘。爾。譖。言。巧。辯。前。此。之。陷。我。辱。我。我。詎。能。忘。之。汝。窘。我。至。於。立。身。無。地。我。幾。不。復。能。爲。斯。世。人。矣。

梅。瓣。兒。言。至。此。槐。尼。已。在。樓。窗。見。彼。三。人。之。狀。急。趨。出。橫。身。兩。人。之。中。司。推。芬。呼。曰。槐。尼。吾。姨。今。日。又。遇。汝。矣。槐。尼。曰。達。蓮。渠。適。與。汝。何。云。者。須。知。此。人。乃。善。誑。言。者。汝。可。偕。母。入。勿。與。之。接。談。也。司。推。芬。曰。吾。姨。請。聽。我。一。語。槐。尼。曰。我。雅。不。欲。聞。汝。所。言。司。推。芬。厚。顏。強。笑。曰。阿。姨。別。來。無。恙。乃。與。吾。美。麗。之。姪。女。匿。居。於。此。而。不。令。我。知。乎。槐。尼。曰。然。以。汝。僉。壬。寧。不。令。汝。知。爲。佳。司。推。芬。曰。噫。姨。言。太。虐。槐。尼。曰。恨。我。不。爲。男。子。耳。司。推。芬。曰。姨。必。告。我。以。好。語。槐。尼。曰。脫。我。爲。男。子。者。將。力。鞭。汝。使。汝。身。有。創。痕。更。負。創。痕。以。歸。汝。墓。司。推。芬。曰。良。佳。姨。今。爲。婦。人。者。又。如。何。矣。槐。

尼曰。我敢請上帝證之。以爾誑言之。徒必無好結果也。言已。力閉此扉。司推芬喪氣而去。

第十五章

我今迴斂石軒之草場。中曲徑通幽。短樹夾道。有一人。持手杖徘徊其中。步履殊艱。垂首蹙額。若有深思。伊人爲誰。安德流亮密也。雙目遮以綠色之幕。眼閉不能張。微啓之。卽痛澈骨髓。蓋六七年前。卽起有微翳。醫生戒其勿過勞動。須得數月之靜養。勿寫字。勿操算。否則將全失其明也。安德流更求診於倫敦一最著名之眼科醫生。二人醫生亦如是云云。有人謂維也納有一最佳之眼科醫生。脫拋棄一切。以養病於該醫處。或可望愈。然而安德流不能聽也。蓋渠若從諸人之言。則必倩人代理。而安德流生性必事事親裁。不能假手於人者。故寧冒萬險。以從事。詎知上帝懲罰及彼。兩目漸漸不能覩物矣。

安德流目雖未全盲。然稍張之。則奇痛難忍。爾時方徘徊草地上。自知將不免於

盲。先。以。水。洗。之。乃。加。以。綠。色。之。罩。行。時。以。杖。作。嚮。導。覺。度。日。正。如。年。耳。幸。其。毅。力。與。決。心。甚。堅。尙。不。失。其。尊。嚴。之。態。度。今。日。之。石。軒。自。梅。瓣。兒。去。後。荒。廢。不。堪。青。苔。黃。葉。將。沒。人。踝。架。上。葡。萄。一。任。其。枯。朽。或。供。鳥。雀。之。啖。斷。枝。落。葉。蔽。塞。徑。中。窗。上。玻。璃。垢。污。至。不。能。見。物。其。鐵。柵。鐵。欄。經。空。氣。燃。燒。鏽。腐。作。紅。色。對。此。荒。蕪。之。景。令。人。增。慨。而。此。頑。執。不。化。之。安。德。流。十。二。年。來。作。何。狀。態。蓋。其。惟。日。孳。孳。竭。精。費。神。爲。財。所。奴。隸。耳。此。時。凡。有。名。之。銀。行。與。大。公。司。大。行。家。無。不。有。安。德。流。之。股。份。自。病。日。後。卽。常。在。石。軒。辦。事。書。記。每。日。以。簿。冊。至。彼。其。於。金。錢。上。殊。收。佳。果。惜。其。精。神。上。固。未。能。愉。快。也。

嗚。呼。此。老。年。垂。六。十。矣。一。生。役。役。於。金。錢。殊。未。有。所。快。樂。之。境。地。人。則。諡。之。曰。自。動。之。傀。儡。而。已。然。頗。信。其。詐。僞。之。弟。司。推。芬。卽。彼。浪。蕩。不。羈。或。流。露。過。惡。而。安。德。流。亦。不。問。自。梅。瓣。兒。行。後。安。德。流。則。正。慮。梅。瓣。兒。必。至。公。庭。控。己。顧。渠。亦。預。備。一。款。以。贍。梅。瓣。兒。之。居。處。飲。食。孰。知。梅。瓣。兒。別。無。此。種。舉。動。且。行。後。消。息。杳。然。夫。安。

德流雖木木無情愰然其妻臨別之語尙繞左右迴念誰慙逐其妻者非司推芬乎因之卽不能念念及此故時時以行杖叩地以覓前路又或傾耳靜聽宛然一瞽者情狀矣。

安德流自詡有知人之識而孰知卽爲其弟欺弄至數十年今始微有覺察心頗疑之固無佐證也未嘗不思及其妻臨別之語然彼終不能覺悟脫安德流早得其弟奸謀之狀當必戒其妻令勿近其弟矣顧此時雖疑及其弟而外貌待之仁愛一如其初司推芬則尙如巢幕之燕未知巢之將焚也石軒四周環以石壁軒前爲官道軒後爲陋巷巷尾有敝屋三楹已舊壞未加以修理名曰石巷人鮮知之者是亦爲安德流之產購自結婚前本欲修葺之顧費巨而收入之租費則任人給與故亦不果修葺凡無家可歸或被人斥逐者則來此寄宿一兩夜近日此屋來一貧嫗及兩窶兒因此屋無人向之取值得暫避也。

敝屋之後適背石軒石軒之牆已毀一缺是日貧嫗聞安德流行杖的的之聲乃

自牆缺至草場向安德流而行渠聞足音卽靜立以待蓋二人預會於此也安德流卽呼曰誰耶曰安德流亮密先生我乃柏士頓也安德流曰我意果爲爾也我老矣亦自悔愚及柏士頓曰先生之目乃未見佳安德流曰請勿語此昨日以吾弟至此遂致判袂然我頗欲一詢汝之歷史也柏士頓曰嗟夫我今與兩孫同處於君之敗屋中矣安德流曰誰許汝居此者柏士頓曰無人也安德流曰吾弟知之乎柏士頓曰不知如此儉壬無人能信之也

安德流曰汝今可開場矣柏士頓曰我開宗明義當先言我之愛女須知渠自石軒中逸出遁往何所乎安德流曰不知也柏士頓曰孽哉先生之介弟敢問渠在君前曾一評及吾女乎安德流曰言之彼謂汝女良輕佻殊不足齒柏士頓曰謬哉此僮須知吾女逸時乃赴一屋此屋有一人預爲之備此人爲誰蓋司推芬亮密是也曰汝言足信乎柏士頓曰未畢也我女當侍君夫人時……安德流曰止勿引吾妻入此問題中柏士頓曰否此事與夫人有關係者吾女入侍夫人之日

卽先生結褵之日也。我見君弟時，與吾女作眉語在爾時。已設計欲誘之矣。我知彼爲一好色之徒。每見好女子，卽百計誘之。初謂吾女當潔身自愛，或光明正大，必與之正式結婚始可耳。安德流大笑，意似諷嘲。柏士頓曰：先生笑我高視此女乎？凡婦人無不自愛其女者。安德流曰：若勿作此紆回語，請言其後。柏士頓曰：狡哉。司推芬也以彼巧言如簧，卽其他貞潔之女郎，亦數被誘惑矣。安德流詫曰：果如爾言之甚耶？柏士頓曰：嘻，彼之一生行事，均習此手段。當其媚吾女也，甜密之言，諂諛之態，無人不墮其彀中。而吾女卽以此釀成不幸之結果。至吾女私逸而去，我遂不能不往覓吾女。臨別時，我常咒此屋爲不祥。今乃知不祥者，先生與令弟也能避此不祥者，卽君之妻女也。

安德流曰：汝語勿涉於題外。柏士頓曰：可。我今續言之。我遍走倫敦，以覓吾女。而蹤跡杳然，不得已。我日伺君門，以待汝弟。而司推芬則謂自吾女失蹤後，彼曾未一覩其面，可誓諸天。日爲狀，又似甚憐憫我者。又謂若見吾女，必勸之使返。嘻，孰

知此人外貌忠良而中有城府耶自吾女私奔汝弟後彼卽別以狡厲之面目對之猶憶前歲之冬渠曾丐得一僞造之醫生驗單示君單中言病體甚劇非至法國南方轉換空氣不可而君遂供其養疴之資爾時彼得此費乃僭愛美蓮行渠不嘗以自耐士致書於君耶實則日在卡勞之賭窟消磨其光陰也至明年春渠一人獨歸而留吾女於異域囊空無一文贖幸渠能設法歸倫敦嗟夫吾女以一時爲情顛倒而終身不復能解脫夫復奚尤

安德流曰若何以能知其詳也柏士頓曰此皆吾女身親歷之且彼酒後尙吐露其秘密汝將謂汝弟豈僅爲浪子賭客而已哉且亦一酒徒也彼并誘吾女飲致失其婦女高尚之品格可恨孰甚語時悲憤交集不覺淚涔涔下安德流略慰之曰今汝女尙在耶柏士頓曰行將爲餓殍矣既無友朋又見棄於其夫安德流曰然則若所云吾弟醉後常露秘密果爲何事乎柏士頓曰言之勿怒彼醉後語吾女謂吾兄一傀儡耳我能弄之掌上顛之倒之以傾其財彼若能早死者我之幸

也。先生試思彼之覬先生財產者有日矣。吾女以彼醉中之言恫嚇之。彼亦恐懼。實則範圍日促。吾女又奚能爲哉。我今勿道君事。且言一小兒。

安德流曰。小兒者誰也。柏士頓曰。卽彼等所生之子也。且有男女各一。卽與我同居茅屋中耳。安德流曰。吾弟養贍之乎。柏士頓曰。休矣。彼曾未有養贍人之思想。得免毆詈者亦已幸矣。兩兒見父不寒而慄。女孩足微蹙。亦其父致之。纔周歲時。卽怒擲之於地。遂碎其足踝之骨。安德流曰。兩兒何名乎。柏士頓曰。男名司推芬。亮密女爲愛美。蓮亮密均其母名之者。安德流曰。汝來何意。得無欲乞我贍養乎。柏士頓曰。否否。聳肩作態曰。我尙奚望於此。柏士頓曰。夫人離石軒之前一夕。先生室中非失竊耶。曰。然。我未宣佈。汝何由知之。曰。此亦吾女告我。先生所失之數。非四百鎊乎。先生竟信爲婦翁達禱所竊。而達禱適他行。遂成鐵案。然亦知竊此金者誰耶。非司推芬而何。此亦彼酒後洩之。并驕其妻子。謂彼有智慧。足以玩弄。乃兄耳。然更有甚於此者。



安德流曰。趣言之。柏士頓曰。斯推芬。非常媒孽。夫人之短於君前乎。且謂彼有情。夫愛情不屬於汝。我亦知梅瓣兒於未婚前。當有所屬意者。然光明磊落。未嘗越禮。非若吾女之遭此不幸也。已而夫人已儷君。卽亦與前所屬意者斷絕關係。故白璧原無瑕也。惟前者所欲訂婚之人。君知其爲誰乎。曰未也。柏士頓曰。噫。卽令弟司推芬也。時安德流目注柏士頓。似頗受一時之刺激。柏士頓曰。渠常自詡其用情之周密。當二人相愛時。渠卽自名爲羅米敖。而令梅瓣兒更名爲組里約。與夫人往來之函。曾未一用真名。且當梅瓣兒歸君。與之斷絕關係時。盡以其信歸之。而彼則匿不還之。誑謂已被焚燬。彼遂以是示君。謂夫人別有情人。其計則誠工矣。特憐此清白之夫人。與女公子無辜受屈耳。

安德流曰。若乃與吾妻通謀乎。柏士頓曰。天乎。冤哉。我自出此。曾未一見夫人也。曰。然則與吾妻之友間接矣。曰。否。決無此事。曰。然則若與吾妻通信矣。曰。無之。無之。安德流沉吟半晌。曰。脫汝言而確者。我今乃知吾弟所以短彼而急欲驅逐吾

妻之故矣。柏士頓曰：先生能悟及此，尚不失爲智者。實則先生一生爲金錢所圍困耳。今我之所欲詢者，先生之遺囑問題也。以我測之，先生既痛惡其妻，必不肯以財產遺諸彼輩。故先生一旦脫有不諱，其產將授諸誰乎？我知若令弟者，必願早日承受此巨產。若先生壽愈促，彼必甚樂也。

安德流聞言，不覺爲之心動。蓋彼之遺囑，悉以其產讓司推芬。今聞柏士頓之言，雖未敢深信，然覺己所處之地位，無甚意味。加以勢孤無助，而雙目又患失明，每事須賴人助力。安德流以性質強毅而兼固執之人，彼其對於貿易上事，亦未嘗有遲疑之意。而於家庭之間，則亦如是。故司推芬之誣達，及其妻也，乃絕不審思。竟逐其妻。女今聞柏士頓之言，則又覺前日之舉動，殊未合理。當梅瓣兒臨去之時，種種言語，安德流外表雖漠然，似未留意。然已深鑄腦中。茲不覺迴憶之，則凜凜之容貌，侃侃之言詞，似彼無所愧於心者。又憶其妻云：我與汝相處數年，未嘗聞汝一祈禱之語。則又恍惚似見其妻以天仙之姿，衣雪色之睡衣，跽地禱告。

其一。種幽怨之狀。如在心目中也。

安德流凝神細思往事。如潮已而乃曰。若女之兩兒。年幾何矣。今在何許乎。柏士頓曰。男者十三。女者十一。今亦在茅屋中也。曰。若可攜之來。令我一見。且勿令司推芬見之。柏士頓曰。其兄我可引之來。第其妹者。病不能步履也。於是柏士頓卽去。與司推夫同至。又預囑司推夫。非有問者。勿多語。童默識之。安德流曰。汝何名。童曰。我名司推夫。亮密吾姓也。柏士頓曰。先生覺有異否。蓋其聲酷肖其父也。且汝兄弟二人亦相似。我服役府上時。輒誤會之。司推夫曰。我甚不樂。吾聲之似父也。柏士頓曰。咄。閉爾吻。毋多言。安德流曰。勿禁其言。又語之曰。若奚爲不樂耶。司推夫曰。吾父殊不良。安德流曰。可矣。乃麾手令童去。

安德流曰。汝居此茅屋。暫勿令司推芬知之。遂以銀幣數事予之。此銀乃所以與汝者。汝趣去。勿遲延。似聞有人啓門入此屋。除吾弟外。固無他人來也。於是柏士頓倉皇去。司推芬入室。不見其兄。則呼曰。吾兄安德流。安德流亦高聲應之曰。余

在此。司推芬挽其兄臂曰。我入室不見兄。慮有意外。安德流曰。何意外之有。我目雖瞽。我尙能行也。司推芬曰。此間似有人入。顧今日保護兄者。僅有弟一人而已。安德流曰。勿爲我慮。我尙未龍鍾。且能自爲保護。我出屋。必以手鎗自隨。語時。出六門迴旋。鎗滿實。子彈曰。我移去白幕。卽能視立。吾前者之爲誰也。

司推芬曰。今攜得數紙來。俟兄畫押也。然勿須勞兄之目力。我爲汝讀之。安德流曰。否。我尙能觀之。支票簿已取得乎。曰。取矣。安德流曰。我囑汝偕書記同歸。何竟不如我言。司推芬曰。辦事處殊忙碌。安德流曰。司推芬。我將與汝計議將來之事。司推芬曰。佳。二人相將入室。司推芬出其文件。方欲有所語。安德流忽攫取置諸抽斗中。下其鑰。置鑰囊中。曰。司推芬。我將於明晨十時。命吾書記來。爾可爲我致此信時。安德流目上之白幕已去。在室中視物較清楚。遂握管作書爲狀。殊嚴毅。司推芬不覺目瞪。苦思其兄猝然變狀之故。而不得。本將啓吻向阿兄索一支票。繼思今日事必不諧。顧司推芬爾時需款甚急。債主已催迫數四矣。

初當司推芬竊得四百鎊時。其中三百鎊皆零數。故無人覺察。惟一票爲百鎊整數。安德流已將其號碼日期。記於簿中。若以此票而蹤跡得已。則從前一切祕密之謀。將自此而暴露。司推芬欲焚棄之。又有所不忍。乃密藏於懷中。待其兄死後。或俟之多年。始出而用之。顧今日事急。默念。或可冒此險耳。安德流書畢。以蠟封其口。并蓋以表練上所繫祕密之印。乃授之曰。汝其以此書交吾書記。趣往渠未歸也。司推芬仍拊其兄肩作親愛之語而去。

### 第十六章

寒風蕭瑟。大雪紛飛。經六七日未止。其大如掌。轉瞬沒脛。一白無際。竟成一粉裝玉琢之世界。枯樹已禿。頂戴白雪。則如白髮老翁。垂長鬚。或凝結成冰。殊奇觀也。富者圍爐取煖。惟貧苦之子。不免有瑟縮如凍雀之態。手足冰僵。僅與飢寒兩字爭生命而已。此中苦趣。彼飽暖之家。烏乎知之。雪甚之第五夜。相傳有貧家子相擠於一牀中。號哭至天明者。道上寒乞兒。則震顛瑟縮。求一飽而不可得者。然而

六。出。之。雪。花。仍。徹。夜。飄。灑。迄。未。少。減。一。般。貧。民。將。疑。爲。世。界。末。日。至。矣。

英。國。近。地。皆。受。此。風。雪。之。阻。礙。人。人。興。行。不。得。哥。哥。之。歎。火。車。亦。斷。絕。交。通。掃。街。之。夫。役。不。絕。鏟。除。地。上。積。雪。而。最。苦。者。此。一。班。勞。動。工。人。嗟。怨。之。聲。不。絕。於。耳。彼。輩。終。日。勤。勞。僅。足。飲。一。杯。熱。咖。啡。或。猛。烈。禦。寒。之。藥。耳。英。倫。之。人。從。未。見。此。暴。雪。而。鄉。村。積。雪。竟。高。於。人。牲。類。葬。身。冰。雪。中。亦。復。不。少。不。寧。惟。是。商。家。營。業。皆。隨。冰。雪。而。凝。滯。商。人。皆。扼。腕。歎。息。市。肆。亦。十。室。九。閉。矣。劇。院。荒。寂。有。如。墟。墓。惟。國。家。之。郵。政。不。能。一。刻。停。頓。雖。埋。其。都。城。於。風。雪。中。而。不。能。阻。其。辦。事。仍。冒。險。以。收。發。其。信。件。洽。普。黎。邦。卽。此。郵。務。中。之。一。人。也。前。此。來。倫。敦。謁。其。叔。賒。鐵。密。士。彼。挾。其。壯。往。之。氣。遂。謀。得。此。職。洽。普。自。與。達。蓮。運。遇。後。兩。情。相。洽。時。以。魚。雁。相。往。還。洽。普。將。一。切。難。事。如。火。溶。蠟。化。爲。烏。有。一。日。洽。普。在。達。蓮。家。乃。曰。姑。娘。我。今。爲。郵。局。中。之。管。車。人。此。役。甚。洽。吾。意。每。星。期。三。十。先。令。外。尙。可。得。十。五。先。令。他。日。我。得。爲。郵。局。長。時。則。我。必。駕。輕。車。與。君。等。恣。游。卽。如。吾。叔。氏。賒。鐵。密。士。今。惟。賴。其。三。數。主。顧。繪。畫。

度日我萬一爲郵務總長時必將倩其將全國之郵車漆以硃紅之色而繪愛德華帝及亞力山大皇后像於兩傍鑲版之上使人人知此帝后矣。洽普言時神采奕奕。槐尼一家之人均喜之。

洽普又嘗購花以贈彼等故達蓮未嘗一日無叢花插於胸次。睡時又必置花水中以養之。兩人漸相親愛遂訂婚矣。方大雪時洽普與達蓮絮語窗前。達蓮目視窗外飄舞之雪問曰如此大雪汝必出乎洽普曰然此我職業所在不可忽也。達蓮曰雪已封路不可辨矣。曰否。卽蔽吾目亦能辨之。是日洽普之職爲收集各支局之信囊。此役不能以步行必須以騎。而洽普亦爲善駕者。乃出其時表視之。曰五點三刻鐘始去。今尙有半小時也。此半小時中洽普匆匆用膳。渠輩爲之置備厚衣厚襪及手套等禦寒之物。又以領巾圍其頸。其靴亦不入水者。梅瓣兒欲以己之嘴套爲之戴上。惟洽普見之則大笑謂我不需此物。擲其物於桌上。而與其意中人接吻。并堅握其手。而出梅瓣兒等自窗中窺之。則見洽普已衝雪而行。全

身被雪矣。

吾今又迴。敝石軒中矣。是日上午十一時。有一衣服麗都者。竟至石軒立石階上。狀頗趨。少頃。按鈴已。又遲疑。惟屋內竟無一人。應鈴。乃以唇噫氣。作通俗之曲。聲甚高朗。與風聲相應。忽又仰首向第一層之窗。注視窗。適閉。見窗前空中有數片紅色之小紙。飄揚而下。乃叩門。其叩門之法。殊特別。連叩二下。乃郵差叩門之法也。叩已。復以掌力拍之。安德流方坐室中。聞聲趨出。適由窗中擲紙片出者。安德流也。乃摸索至門際。蓋今已全瞽矣。屋中無他人。兩日前。司推芬將女僕驅去。告兄。謂此僕嗜飲。且竊物。且曰。吾甚爲兄慮。若吾出時。獨留此僕。與兄良不安。吾疑之久矣。安德流曰。但吾等不能無僕。以供使喚。司推芬曰。惟須得一可信者。方妥。司推芬此時每日必爲兄傳命令至城中之辦事處。辦事處中除經理之書記外。其餘之書記皆已開除。彼今惟待其兄之死。知其去死已近。卽不死者。彼亦有策以死之。曾數讀其兄之遺囑。已深知之。



安德流則謂之曰。弟乎。待吾死後。吾之所有。悉歸爾。有矣。司推芬僞作戚狀曰。兄勿言。此弟心碎矣。渠又默念。待之已久。卽更稍待。亦無妨。殊不知其兄已盡窺其中底蘊。私念勿更受其弟之欺。安德流室前後有二窗。當無人時。卽於其後窗作暗號。司推芬之子。遂來。此童未嘗或爽。時或命此童投信。蓋此後頗不信弟。渠雖瞽。尙能作書。此童每返。恆贈以一二先令。此童與其妹。遂不致餒死。柏士頓近忽發熱症。居醫院中。二童遂獨處。無依然。尙有良友。卽梅瓣兒與達蓮童。每至其家。亦有所獲。某日童妹稍愈。遂攜之至梅瓣兒家。彼等頗哀憐之。撫慰備至。

安德流既啓門。雪花撲面。寒風劈門而入。客急閉門。蓋風力殊猛。不能耐也。客曰。先生今日殊冷。乃吾第一次所見也。吾輩藉此可作密談。否曰。可。僅我一人。在此耳。樓上大可縱談。請稍待。吾將下鑰。并示君以後門。脫有人來。君可自後門出。言次。遂一一示之。乃同至樓上。客名佛勒奢曰。君必不意我以此時來。第我故擇此大風雪之日來也。久欲覓得機會。以告君。今得之矣。且欲藉一小事。以離倫敦。似

此。天。氣。旅。行。良。適。君。告。我。所。辦。之。三。事。我。一。一。爲。之。君。命。我。解。釋。此。中。祕。密。并。欲。我。雖。有。所。發。見。而。勿。向。一。定。之。某。點。行。誠。艱。事。也。

安。德。流。曰。此。我。家。私。事。君。可。告。我。待。我。判。決。其。須。進。行。與。否。弗。勒。奢。曰。然。其。進。行。與。否。固。應。由。君。取。決。然。我。偵。探。家。辦。事。若。如。此。則。良。不。自。由。頗。多。掣。肘。特。我。非。有。關。於。此。事。之。分。子。而。訴。訟。亦。非。我。事。也。今。請。先。言。先。生。之。四。百。鎊。乃。先。生。所。云。某。年。月。日。由。銀。行。中。支。取。者。先。生。以。鈔。票。之。號。數。見。示。并。欲。我。跡。之。其。中。三。百。鎊。之。票。皆。少。數。我。已。得。其。數。紙。察。其。原。因。乃。由。銀。行。中。經。過。者。此。票。必。無。誤。然。其。入。銀。行。之。日。期。相。距。竟。有。一。年。之。差。別。安。德。流。曰。然。則。此。票。非。因。有。何。種。特。別。大。宗。款。項。而。交。入。銀。行。矣。弗。勒。奢。曰。然。票。極。瑣。碎。不。能。蹤。跡。其。由。何。經。手。故。我。對。於。此。三。百。鎊。無。從。進。行。今。言。一。百。鎊。之。票。矣。此。票。竟。不。能。發。見。……安。德。流。忽。呼。曰。噫。弗。勒。奢。曰。亮。密。先。生。我。言。未。盡。也。此。票。直。至。上。星。期。始。得。之。

安。德。流。本。以。手。支。頤。傾。耳。靜。聽。至。此。忽。起。立。而。復。坐。曰。票。出。誰。手。乎。曰。我。等。對。於。

此事乃一大難題。今須先叩君數語。彼言難題二字時。似極樂。安德流曰。然則趣言之曰。君目失明。已幾何時。曰。一月矣。一月前雖覺痛楚。然尙約略見身旁之物。曰。君目既失明。亦嘗倩人代理乎。曰。然。能言其名否。安德流曰。我以為毋須言之。曰。然則我可不問此。特君書記共有幾人。曰。邇來吾業頗寥。竄故祇用一人。乃經理之書記也。弗勒奢曰。前此書記有新聘者否。抑皆可信之人乎。曰。皆用之已久。以我觀之。皆極可信。曰。君目失明後。曾一至辦事處否。曰。已一月不至城中矣。時或散步草場。未嘗一出柵門以外也。

弗勒奢曰。然則君必未至各銀行中矣。曰。然。曰。我今可答君所問矣。君問一百鎊之票。出諸誰手。此事已得有確據。此票由一客寓之主人手中經過。而出此客寓中有彈子室。凡在此角技者。皆名手也。此票上并有姓名。安德流曰。誰之姓名乎。弗勒奢曰。乃君之姓名。安德流默然良久。殊不露驚訝之色。偵探視其狀。極服其能忍耐。又曰。此票我親見之。并摹得其署名之筆法。惜君不能視之。安德流曰。我

必不敢謂僞君已摹得之乎曰然安德流乃取一白紙以尖銳之筆緩書其平日所用簽押之筆法於紙上曰與此同乎曰同曰君曾向寓主探詢此票所從來乎曰探之乃由司推芬亮密先生處來者彼常至其客寓賭擊彈安德流夷然曰謝君足矣請言其次者

偵探頗訝安德流之泰然無動遂答第二事曰此即關於令岳丈達褚先生事也曰我並未告君謂達褚乃吾妻父君何由知之弗勒奢笑曰并此而不知之寧能爲偵探然此事吾雖竭力探訪曾未嘗稍得影響也安德流曰此事姑置之請言第三事乃曰尊夫人與令媛之事甚易着手我已訪得之彼居於勃力士頓西南愛德里街十二號僅居一樓與槐尼夫婦同居安德流曰其景况想必不佳曰景况雖不佳然品格殊高貴此據其隣人言之安德流曰然則將何以度日乎曰亮密夫人爲音樂教師其餘諸人則以女紅自贍安德流曰君見彼等否吾妻狀已變否……忽又曰否我誤矣君其恕我吾妻康健否弗勒奢曰爲狀甚佳而髮已

華矣。安德流曰：君知我女之名乎？曰：知之。名達蓮。安德流怡然曰：彼今必已長成一苗條之女郎矣。弗勒奢曰：吾生平所見之美人，無以逾此。曰：甚肖其母耶？曰：肖其母，并亦肖君。曰：乞君書其地址，見賜弗勒奢書之。安德流卽置諸衣囊中，喃喃誦之，如已深鑄其腦中者。

已卽起立曰：我誠勞君，今君事畢矣。費須幾何？曰：二十五鎊足矣。前次君曾賜我十鎊，尙須十五鎊耳。卽至鄰室，取金鎊與之。曰：弗勒奢先生，我將偕君下樓。君若不嫌褻者，我卽導君由後門出矣。弗勒奢曰：佳。君已知我居址，若需我者，可至其地覓我。安德流摸索而行。弗勒奢隨其後。曰：君獨居此乎？曰：然。我家之僕已辭去。當另僱一人。曰：吾以爲速僱爲佳。君獨處一屋，非上策也。安德流曰：我常以手鎗自隨，我居此已廿稔矣。未聞有盜竊事。卽使鼠輩入吾室，當無所得。弗勒奢曰：君家有藏鏹處否？曰：我藏之處，除我一人外，無人能知之。請勿爲我慮。

安德流返室，沉思若夢。初覺，世上所獨信之人，且受己贍養之人，今竟知其爲最。

奸險之人矣。然自念既無親屬，又鮮朋友，孑然一身，孤立無援，將倩誰爲助？己乎其惟吾妻乎？雖然，安德流既驅逐其妻，復羞辱備至，其妻不能不去。今日渠忽遭此，其妻允助之乎？安德流雖悟前此待其妻之非，然而其妻之心對彼將作何狀者？矧安德流之遺囑，悉讓其產於司推芬，而其妻之名遺囑並未及之，彼曾以此遺囑語其弟司推芬曰：「兄乎，此囑甚妥善，可無慮更改矣。」今此遺囑已不復在彼處，然而一時又不能另立，蓋重立遺囑必有證人在，誰將爲其證人乎？

安德流方深思此事，迴旋胸中，忽聞大聲作於門外，忽憶大門下鍵，乃急急摸索下樓。司推芬狂呼：「安德流，安德流。」吾來矣。遂啓門，司推芬入，抖去衣上之雪，曰：「兄何事下鍵也？」安德流曰：「風狂，吾恐爲風所闢耳。」曰：「僅因此乎？」吾以爲兄遭意外矣。此屋殊不佳，我常慮其爲風所覆，吾輩當思遷居也。曰：「吾居此屋，亦殊不樂。二人言時，已至室中。」司推芬曰：「吾凍欲殭矣，兄乎，爾必小心爐火，此屋雖已保險，焚之亦無礙。然兄在此屋，吾良不安也。」安德流曰：「我殊謹慎，吾目雖瞽，然吾十指之

尖足代吾目。司推芬曰：曾有人來此否？適我來自辦事處，我不解兄之經理書記。近日作事，乃殊昏昧。安德流曰：是異聞也。前此吾未嘗見其昏昧。司推芬曰：彼殊狡，今以兄瞽彼肆所欲爲矣。吾不欲彼誤兄事故，必長日監視之。今我仍須至辦事處。至夜方歸家也。且或今夜不歸，然恐兄盼望，故歸告兄耳。安德流曰：良佳。司推芬曰：兄前此謂我無辦事之腦力，吾亦極然。兄言惟自兄雙目瞽後，吾不覺驟然激發其辦事之腦力矣。吾嘗自思曰：兄今瞽矣，不能視事，其所託之人，何能造次。然則吾爲其弟應代其盡力矣。吾兄待我之善，吾當竭力報之。懶狗盍奮起，此乃吾之所自警也。故吾雖在此嚴寒中，亦當爲兄服勞。外間雪深至三四尺，來往良非易。吾於路中購得熟鷄子一打，奶油麵包，肉包，冷煎鷄，并一大勿地拿餅，皆置於室隅之桌上。兄若取之，當不致傾翻他物。安德流曰：謝汝。

司推芬遂下樓。既至膳室，取酒先飲一杯，以巾拭口，乃攜之樓上。曰：兄乎，爾獨處此，無妨乎？曰：無妨。司推芬曰：我不能往，事爲他人所敗者，損失當在八萬鎊左。

右也。安德流曰：誠然。第我欲詢汝。汝今夜必不歸否。爾勿以不定之語告我。司推芬曰：我今夜必不歸矣。可弗驚擾兄。安德流曰：甚佳。我不爾待。可早眠矣。可偕汝至門。將門下鍵。二人遂下。至門次。司推芬親其兄曰：安德流。吾等可復作童時之態。司推芬去。卽閉門。夫司推芬果至城中辦事處乎。蓋至其常至之客寓。作擊彈戲耳。且行且言曰：此等人壽命殊長。然彼日處黑暗。當不耐久。生人世矣。

第十七章

司推芬去後。可一點鐘。安德流嚴扃室門。自抽屜中取一大白紙。重書遺囑。彼目雖瞽。然彼能以界尺置紙上。書故所書之字。行甚直。且明晰。無一字之錯誤。兩小時方畢其事。蓋彼知司推芬實一欺詐之流。故卽一辨尼。亦不欲遺之。卽使司推芬爲乞丐。亦上帝之示罰也。其所書之遺囑。幾滿一紙。其言曰：

此爲吾安德流亮密最後之遺囑。吾業爲代人經理財產之公司。寓於倫敦。比列大街九十四號。并高門之石軒者。吾今雖已瞽。然吾心極清醒。我有完



全之權。足以書此遺囑。是蓋我親手所書者。吾今將吾所有之產業。資本。股份。及英倫銀行之押物。英倫銀行中錢財。以及其他一切所有之產業。遺諸吾妻梅瓣兒亮密。彼今方與其女居於勃力士頓西南愛德里街十二號。吾妻梅瓣兒即受我最後遺囑之人。以前所立之遺囑。皆作爲廢。吾妻之與我分居。乃我之罪也。吾并乞其恕。余前此之誤。

紙下之右方署己名。左方留以待證人之簽押。并書年月日。安德流急欲梅瓣兒得見此遺囑。以表明其懺悔之意。然誰能爲之辦理此事乎。頗悔適對偵探云。已無事。然亦可隨時函達倫敦。安德流已數日不見司推芬之子。司推夫以寄函非童子不可。現將命誰爲之乎。又恐爲司推芬所覺。脫令司推芬知其兄更立一新遺囑者。將若何乎。屋中無處可避。司推芬之銳目。矧此遺囑。尙無證人。實如一廢紙耳。於是一種可怖之幻象。湧入其無光之目中。面白如死。灰手顫如舉千鈞。然念以司推芬之兇殘。奸險。謀殺亦意中事耳。且其謀殺手段。必甚狡獪。無人能知。

其所爲。頃彼所云。屋焚一語。思之不覺慄然。而斯時外間之風。如鬼物怒吼。自思曰。爾一生勤勞積蓄。結果乃如是。如是。爾之生於世也。果何爲者。嗟乎。世界之大。豈無一人憐乎。爾若死。詎無一人爲之悲悼。以一滴淚灑爾墳前乎。旣又自斥曰。愚哉。安德流勿爲恐懼之奴隸。此遺囑。必速倩證人簽押。不容緩。并速交吾妻。以表吾意。早得梅瓣兒之助。倘以此遺囑藏室中。必爲惡弟所見。

安德流臥室中。本藏有二百鎊之鈔票。彼可作一短札。并銀鈔遺囑。同封固。寄與偵探。請其作證人簽押。旣經證人簽押。則可由郵局用掛號。以寄其妻。於是遂至樓下。甫關門。狂風奪戶。入幾爲所仆。雪花大如掌。撲面而來。由大門至柵門。相距約三百碼。欲經過之。良不易。恐未至柵門。卽已葬身雪窖中。乃竭力掩門。入思欲至柏士頓所居之茅舍。而其難亦相等。斗聞後門有叩戶聲。始以爲誤聽。細聆之。果叩門聲也。

安德流急趨至後門側。靜聽半晌。狂呼曰。誰也。納耳於門。以待其答。忽聞應聲曰。

先生我也。安德流訝曰：其爲司推夫乎？應曰：然。乃倉猝啓門，爲門傷其指，且未覺也。急以手攬童子肩，牽之入，閉門，似覺有生人氣象，非若頃間之絕望。仍緊扶童子肩，曰：來來，乃共上樓，渠坐一椅中，且曰：司推夫，汝耶？曰：然。噫！先生，身上何來血也？先生創乎？安德流聞童子言，漸覺指痛，曰：是我開門時所傷也。爾可至吾臥室爲吾以盆盛水，及手巾來。童立如命，爲之滌去血痕，并由抽屜中取一帕，爲之緊縛。然此際兩目則注視司推芬所遺之食物，不少轉瞬，縛已。安德流曰：穉子，汝觀火爐有一壺否？壺中有水，汝可置爐上，并令火熾。童子曰：煤斗中無多煤矣。曰：煤窖在樓下，吾意爾必能覓之。試以燭往，擇其大塊者，滿盛煤斗中。童子如言往取，已而童子回，安德流曰：桌上有白蘭地，但爾切勿飲之。少年人當善保其腦力，將來正有所作爲，爾能不違我言否？童子曰：決不違先生所言。安德流曰：以白蘭地滿注玻杯，傾於大杯中，童如言。曰：壺中水沸否？汝可以沸水傾大杯中，和白蘭地滿之，以授我。邇時安德流吸其半，面上頃復其血色。謂童子曰：司推夫，汝可少飲。

之。童子曰：我必不沾之。我頃已允先生不飲，故我誓勿沾唇也。安德流曰：佳哉！爾竟能守約，可至杯架處取茶壺、茶盞及糖。吾二人可共飲之。以四茶匙之葉置壺中，糖與牛乳皆在是也。

安德流此時微聞童子作呻吟聲，乃曰：穉子，汝何爲者？得無飢乎？童曰：飢甚。安德流曰：汝欲何物者？可徑自取食之。更斟茶兩盞，一與我一，爾自飲。爾妹何如也？童子曰：彼亦餓不能起。安德流曰：然則爾來殆欲以食物歸飼爾妹乎？爾外祖何往乎？童子曰：彼病瘡已在醬院，曰：彼獨留爾兩兒在此耐飢寒乎？童子曰：此非外祖母之過，彼已盡力維持吾等矣。吾本可出外覓食，惟日來大雪阻路，欲行又止。安德流曰：汝可恣食餅餌，果而腹并飲茶。童子曰：吾急欲取歸以餉愛美蓮也。曰：汝可將去，多取無妨。汝輩亦能取煖否？童子曰：雖無煤亦曾試爲之。蓋取鄰屋之破門，斷梯以鐵片劈碎而爇之，移床近火，愛美蓮卽酣臥床中，覆衣代被，惟飢不得食耳。曰：爾可取食去，第勿焚吾屋。汝舉目無親，亦有友乎？童子曰：有之，距此迢迢。

五里之遙。蓋在勃力士頓也。安德流呼曰：噫！何處乎？重子再申言曰：勃力士頓也。安德流急牽童子近己曰：勃力士頓之何處乎？曰：愛德里街。曰：信乎？若友何名也？趣告我童子曰：與先生同姓亮密夫人及其女公子也。安德流不語。童子視之，忽轉爲灰白色。已而徐徐語曰：爾知其女公子何名？童子曰：吾聞其母呼名殊佳。曰：達蓮。安德流曰：嗟乎！汝前此何不告我？童子曰：外祖母恆語吾曰：脫安德流先生不見詢者，汝可勿言。今先生問我，我始言之耳。安德流曰：誠然。彼亮密夫人之髮不已華乎？童子曰：其白且如雪矣。安德流曰：想渠輩待爾善乎？童子曰：彼輩慈善真匪可以言語形容者。我嘗攜愛美蓮至其家。愛美蓮云：彼等必爲天使。安德流曰：我有要事欲汝今夜至渠家可乎？童子搖首曰：不能。路上雪深乃齊我胸。我若往必葬身風雪中。脫家中祇我一人者，我必如命。特我尙有弱妹愛美蓮也。言時喉中若有物梗塞。曰：郵局離此有幾何路乎？童子曰：里半有餘。曰：爾能至郵局否？曰：能。此路尙覺易行。然尙須沿路邊而行也。離此不一里有一人，乃收檢途。

中。之。凍。死。者。曰。若。能。寫。字。否。童。子。曰。我。未。入。學。校。焉。能。寫。曰。能。書。己。名。亦。得。曰。可。  
 曰。若。妹。能。書。否。曰。其。書。法。之。程。度。亦。與。吾。同。安。德。流。曰。汝。且。聽。吾。言。我。有。一。至。要。  
 之。信。急。須。付。郵。爾。若。能。爲。此。并。爲。我。再。作。一。二。事。我。將。以。五。梳。物。令。金。鎊。予。汝。  
 童。子。大。驚。曰。五。梳。物。令。乎。戲。言。耳。曰。否。否。決。非。戲。言。今。先。以。一。物。令。與。爾。爲。證。其。  
 餘。待。爾。辦。妥。後。方。與。之。童。子。喃喃。曰。我。將。購。新。靴。并。佛。蘭。絨。之。衣。與。愛。美。蓮。矣。乃。  
 以。金。錢。拋。空。中。又。擊。之。作。聲。乃。置。其。獨。一。無。孔。之。衣。囊。中。其。手。仍。置。囊。內。若。恐。金。  
 錢。之。飛。去。者。常。以。指。自。搯。其。手。覺。痛。甚。始。信。非。夢。乃。凝。神。靜。待。安。德。流。之。命。令。  
 安。德。流。曰。我。命。爾。所。爲。之。事。必。有。人。日。夜。爲。爾。祈。祝。所。祈。祝。者。卽。汝。友。母。女。也。今。  
 第。一。事。爾。須。攜。爾。妹。來。童。子。曰。我。可。抱。之。來。蓋。彼。已。不。能。行。也。曰。我。已。書。就。一。紙。  
 爾。兄。妹。可。書。名。於。紙。上。此。紙。能。致。爾。友。母。女。頃。刻。成。大。富。者。既。書。爾。等。之。名。當。攜。  
 之。至。郵。局。掛。號。寄。之。如。何。書。法。我。當。教。爾。童。子。頷。首。安。德。流。又。曰。今。可。去。攜。若。妹。  
 來。彼。來。此。可。進。食。并。可。攜。吾。食。物。去。以。爲。明。晨。早。餐。汝。今。速。去。我。待。爾。於。門。次。童。

子曰：吾欲攜茶一杯歸飲，吾妹則渠亦可稍振其精神矣。安德流曰：可。童子遂攜茶去。

安德流隨之至後門，心中默念曰：此童取得此梳物，令將不復來乎？時覺一分鐘中較一點鐘更久，似已絕望。忽聞叩門聲，安德流曰：司推夫乎？曰：諾。偕愛美蓮也。安德流急啓門引之入，乃問曰：司推夫爾已攜若妹來乎？童子曰：然。安德流曰：試隨我登樓，既至室中，愛美蓮雙目灼灼，注視桌上食物。安德流曰：汝可攜之坐桌旁，爾二人恣食可也。二童大喜。安德流椅坐近二童，以手摩挲愛美蓮之髮，并其面，愛美蓮捧其手而親之，口中喃喃曰：慈善哉！此先生也。安德流聞之，心中似有所感觸。蓋生平第一次聞人類向其語此矣。因此遂念及我，亦有掌珠而竟令其與我分炊，中心不覺淒然。覺此兩童如至寶也。

下午五時，童子仍攜其妹返茅屋，茅屋雖朽敝不完，然此兩童子得以蔽體，不爲風雪所侵，亦良幸矣。渠輩以壁間火爐之鐵條相架成一火爐，焚以廢木之料而

爐旁尙有數塊巨煤。是卽安德流命其由煤窖中取去者。司推夫之安頓其妹。可云周到。愛美蓮睡床中。其床爲稻草所製之褥。已破窳不堪。不敢置近爐。次以防危險。床上鋪以衣。愛美蓮身上亦擁以敝衣。皆其外祖母預爲之備者也。時安德流又命童子由石軒某室中取厚氈三幅。以爲禦寒。而愛美蓮得以匿身其中。尙不覺冷。非特此也。安德流又給童以茶糖餅麵包餅乾。以及各種食物。足供二三日之需。童子又得以金錢緊握手中。覺此時之樂。不啻神仙。安德流命其至郵局寄此掛號信。蓋內藏遺囑。而彼兄妹已署名作證。并一短信及銀鈔二百鎊寄其妻者也。童子以此信置於裏衣之間。以針編之。安德流曾告童子以一切事。彼兄妹毅然允爲證人。遂署名。安德流命其寄此信。須掣取回單。

兄妹旣返家。樂不可支。曰。吾輩此後當不更受苦矣。吾以收據與彼。彼更以四梳物令與我。愛美蓮。吾等二人可購新衣新鞋。愛美蓮大樂。童子曰。我行後。汝若餓者可啖肉包。味甚美。愛美蓮曰。毋須。吾已飽甚。吾前此未嘗有如是之飽。特吾甚。



憂其已瞽耳。童子曰然。但彼若不盲者，必不需我輩。吾輩又安得交此佳運。妹曰：兄去當久耶？童子曰：吾雖行雪中，然吾必竭力迅行。妹曰：吾願爾靴不入水，否則必溼爾足。童子曰：無妨，但爾須速眠。吾返若尙見醒者，吾不怨矣。妹曰：吾已倦欲眠，且又如是溫暖，吾必眠。二人親吻愛美，蓮乃睡。童子出風力雖猛而彼勇進不已。念回時尙有四梳物令也。此後不再凍餒矣。乃縮首及肩，自語曰：司推夫爾運佳哉。

### 第十八章

是夜六時，司推芬亦適至郵局爲狀，至憤怒且行，且以足蹴雪，自語曰：蹇哉！吾命運也。蓋司推芬方在旅館中，與人共擊桌球，初自詡其能，孰知竟大負。囊中所有悉傾一空。司推芬心懷不平，再擊再負，負債纍纍，遂致與同戲者相詈，同戲者驅其出室，謂若非早償宿債者，必勿許再來。且與客寓之侍女索酒，侍女拒之，并雜以嘲笑。司推芬大怒，乃負氣出，隨步所之囊中，不名一錢。然又思其兄乃擁產至。

八萬鎊。此產本爲己所承嗣。若兄早死。則願遂矣。且兄之生於人世。果何樂者。不飲酒。不吸煙。不遊戲。不近婦女。廁身於世界。如一廢棄之物耳。

渠於日間曾告兄。謂今夜不歸。願囊空如洗。將寄宿於何處乎。若返石軒。則門已鎖。而兄必已熟睡。且既告以不歸。不可稍失信於其兄。乃思飯店及音樂館。此時當尙未閉門。然又無錢。則惟有作門外漢耳。所有時表指環金針等物。皆押於客寓中。隨身僅有一外套尙新。并飾以獺皮。此衣尙可入質庫。以換度宿之資。苟脫去此衣。則凍死必矣。司推芬雖強項。然時時懼死。蓋默計倘兄死後。則一朝便成富翁。斯時必擇天氣和暖。風景佳麗之地。如意大利。法國之南。勿底拿等處。以彼都多美婦人足爲半生之行樂地。但爲目前計。則當耐守之爲愈也。

時方行經郵局約十二碼地。見其子司推夫于于然迎面來。爾時童子乃由衣中出信。持於手中。信封又極大。乃公事需用之封也。左手緊握一梳物。令似恐其衣裳忽然穿破。因而流出此金錢者。目光炯炯。左右顧視。司推芬見其狀異之。乃靜

窺其動靜。童子未覺其父在也。司推芬默揣童攜此信付郵。其中必有要事。此函必爲他人所囑。然囑者爲誰乎。彼作書者何不自行寄遞。而必命小童乎。忽憶前月常在石軒附近。卽柏士頓亦然。又憶前次見童子與梅瓣兒及達蓮聚語。當時固未注意之。今忽見其持此信赴郵。不覺疑慮交集。豈吾兄與妻私通信息。而令司推夫爲間接傳遞之人乎。

乃凝神以觀。見童子既至郵局。絕不遲疑而入。司推芬於門外玻璃窗窺之。見童子以信由銅絲網之下投入。仍立而待。不久卽見郵局司職人以信上之地址錄於一簿中。并書一收據於童。童出向石軒行。其父悄然隨之。不令童覺。又見童子似極慎重。并立於途中。兩次伸左手視之。似恐手中物失去者。已而至石軒之對街。忽又少立。以口呵氣於指。并以手擊胸際。取暖。乃更前行。嘻。此時確知其爲安德流所使無疑矣。因念豈彼等重圓破鏡乎。果爾則將大不利於己。前此一切希望將歸鏡花泡影矣。若攬得其收據。則是否當可解決。

時路上行人極少。風雪紛飛。星月失色。童竟不聞有人尾已。既及石軒柵門。卽由石軒外轉屋後之石巷進。司推芬曰。噫。此果爲安之密使矣。時司推芬胸中頗憤。憤始悟。頃間兄之問已。今夜果歸否。卽此事也。又見軒之前後窗下地上常有紅色之紙片。司推芬有時自外突然入。見兄急藏紅色之紙於抽屜。并鎖之。初本不以爲意。今一一憶之。乃如夢初覺。此紅紙必爲暗號。以與人相通者也。第尙有一層。則彼遺囑已交。我仍爲承襲安德流產業之人。惟頃者童子所寄之信。不知其有遺囑在內乎。但立遺囑必得兩人以上作證。彼又何來此證人乎。但兄已燭知我之詐僞。則事急矣。必速舉。萬不容緩。則事且中變。第一事卽須知其住址。童子入石巷。進一破敗之茅屋。司推芬立屋外。細思此屋誰寓其中。童子入此。又何爲乎。已而見童子出手仍緊握。司推芬疑曰。嘻。彼何往乎。將由石軒後之破牆入乎。然則此其時矣。乃急追之力。握童子之衣領。童子無力。不能敵。呼曰。勿與我爲戲。我無錢。不值汝輩之劫奪也。我無錢。趣放我。趣放我。

司推芬無言。惟緊握童領，捺之使漸向地。童子乃狂呼救命。司推芬曰：咄爾小鬼，言次以膝其背，按其首入於雪中。深可二尺許。童子遂不能呼。復力劈其右手，以奪掛號信之收據，置己囊中。更見左手握甚固，劈之見一梳物，令亦奪置囊中。童子見手已無物，乃急返身欲與之搏，而司推芬以巨拳連擊其首，童子不能禁。此重擊口中已滿實泥，雪然尙能微呼曰：上帝助我。呼時淚猛勇與面上血相溶，聲漸微，力漸薄，似將歸結其生命。司推芬復舉童之首，視其面童子微啓目，見係其父不禁微呼曰：噫，不幸哉！乃閉其目倒臥雪中。

司推芬張惶四顧，見無人，乃撥雪覓得一重木，兩手高舉，此木儘力擊童。如是者再三，童子已不能動，且無聲息矣。司推芬遂擲木以雪拭去手上血跡。童與搏時，外衣之紐爲童牽開，遂一一復扣之，俯首視其雪葬之兒。見地上滿染血跡，今其兒已死，似可無虞矣。時童子面慘白，與雪色相映，加以斑斑之血，不禁慄然。急行復迴首視之，忽起狂風如鬼魅，逐隊而來，大呼曰：謀殺，謀殺。司推芬竭力自鎮，行

經童子所入之茅屋。欲試探其內有人否。乃傾耳再聽。寂寂無聲響。遂悄然推門入。見爐火尙未燼。爐旁地上設一褥。行近視之一銷。瘦圓白之面在焉。一見卽識爲己女。時愛美蓮。方作夢。囈司俯首聽之。司推夫吾愛兄乎。汝可由雪中出來。此安睡。此間安且煖也。

司推芬遂出茅屋。神思恍惚如夢如醉。乃向光明處行去。過一酒肆。遂入而命酒。酒至卽以梳物令與之。司推芬遂出囊中之收據。讀之上書曰。勃力士頓西南愛德里街十二號。梅瓣兒亮密夫人收。遂擠紙成團。喃喃而詈。時侍者已將找出之銀。授彼並不檢數。卽置囊中。復飲杯中餘滴而出。馳向郵局。自思此信可取回否。孰知顛蹙中竟仆於一行客懷中。客曰。先生小心。此非溜冰之時也。司推芬謝曰。乞恕我乃因雪滑不能留足耳。客曰。無妨。雪凝結後。正大可作溜冰之戲也。司推芬至郵局。狀欲發電報。然其意則在探問別事。郵局司事曰。先生今夜不能發電矣。蓋電線已爲風雪所毀。君欲發電者。請交我。俟電線修好。當卽爲君發之。

司推芬曰。謝君矣。第吾事甚急。非卽發不可。吾意明晨或無發信至倫敦者矣。司事曰。否。除非世界末日郵政何爲而至停止乎。司推芬曰。然則君輩良辛苦。司事曰。公事不可緩也。司推芬曰。凡發信至各支局者。當易於收集支局信件之人。司事曰。特今夜收集信件者。將不能步行。試思人旣背負信囊。何能更步履於此積雪中乎。曰。良是然。則將如何乎。曰。以郵車。曰。一車必不止。收集一支局之信件。司事曰。各車皆有一定之路。每遇所經之支局卽收集信函。來此局收信之車。除收本局之信外。尙須至別處收集也。司推芬曰。馬良苦矣。司事曰。駕車者亦甚苦。使吾爲駕車者。良不願以此天氣而仍高坐車箱上也。曰。吾亦云然。今夜來收者。將以此局所有之函。盡行將去乎。司事曰。然。曰。凡包裹報章以及掛號與平常之信。皆將去乎。司事曰。此何待言。曰。設我今夜寄一掛號信。明晨當可收到乎。司事曰。須從速。半時後將包封矣。曰。何以如是之速也。郵車以何時來乎。司事曰。本以九時來。特路上積雪崎嶇。或稍遲。亦未可料。

司推芬點首謝之即去。所探之事已一一了然。知郵車以九時來。此時方七時。尙有兩小時之暇。豫也。司推芬遂至數藥肆中。每店購可羅方姆少許。藥即迷肆中以其購藥少。初不疑之。然必得署名留肆中方得取藥去。而彼每至一肆則一易其名。於是合其藥積少爲多。乃至郵局對面附近之客寓租一臥室。窗正對街中。郵車之來去。此窗中當能見之。遂以各處之藥同傾入大瓶中。更緊塞其口。坐窗前以待。

洽普。犁邦所駕之郵車。頗新。雪花雖斜飛。車上而車之震動力。竟將黏附之雪。一飛散。車上硃紅之色尙未致全然隱沒。駕車之兩馬。乃此役中之最美健者。洽普高坐車箱上。馬忽陷深雪中不能行。洽普乃下車助之爲狀。至樂蓋方沉思其意。中人達蓮也。時已收集三支局信件。司推芬由窗中窺之。見已至第四局。洽普念速竣其事。即可歸家。而心思已飛繞於意中人左右矣。由第四局至第五局。路最崎嶇。不易行。洽普既至第四局。即司推夫代安德流寄信之處。拖車之馬見停。



車爲狀殊樂。咀嚼口銜之鐵。搖動其身。復以鼻擦身上。蒸氣上騰。如白雲旋繞。洽普旣穩繫韁轡。立於馬前。拍其頸作安慰之語。馬似會意。

洽普乃入郵局。兩手摩擦取熱。郵局司事方坐賬櫃後。洽普與道晚安。已乃出時。計與局中時計比對。曰九時三刻。吾來遲三刻矣。司事曰君能力達此。已萬幸矣。尙嫌遲乎。今夜之寒威。砭人肌骨。吾當沒世不忘。洽普微笑領之。凡男子一有戀愛。則視萬事皆不難。司事曰君似不介意何也。洽普曰吾頗不介意。此冰天雪地也。司事曰誠奇事。君必爲馬克梯布里第二矣。洽普又微笑脫去手套。卽握管署名於郵局紙上。二人復略道寒暄數語。而司事乃助其攜巨信囊至局外。洽普啓鎖投車中。司事擲囊入。洽普舉手接之。共有包裹郵件二。新聞報及書一。通常信一。掛號信一。皆一一傳入。未嘗誤。

洽普安置之。乃出車下鎖。并以手推挽門環。驗其固否。時司推芬已由窗中窺之。甚審見洽普已預備登程。司卽起立。取桌上大瓶之可羅方姆迷藥。并由其大領

巾披下一端。其領巾之大。乃無倫比。足可蔽其面之下部。更低覆其帽。而掩面之上部。遂出室。反鍵其扉。置匙衣囊中。至街上。聞郵局之司事謂洽普曰。祝君晚安。洽普亦答之。遂上車。解韁。郵局之司事尙矗立門際。目送郵車。隱約見一人隨其後。特亦不甚注意。以在此嚴寒天氣。中路上行人。以領巾掩其頰。略不爲異。特覺彼之外套。與頃間來局詢問之客衣飾相同也。

洽普所駕郵車之速率。每小時可行兩里。第以風雪載途。難於役。役而竟能如是之迅速。亦出於意料之外。然洽普不敢稍事忽略。蓋防車之傾仆也。十一點鐘。由第四局至第五局之路。已過其半。洽普出時表視之。曰。吾歸家必在六時以後矣。洽普探手取時表爲狀。頗艱。蓋其指因凍而僵。方以時表置囊中。之際。忽聞有人呼聲。回首視之。見一人高裹領巾。至頰際。行近車後。以不勝困頓者。以一手高舉。躑躅而行。呼曰。郵長。君能一援手否。洽普急勒韁止馬。問曰。若何往乎。司推芬。遲疑不卽答。作狂喘狀。少選。乃應曰。我歸家耳。聲短而促。洽普曰。家何處。曰。約一里。

許此路殊難行也。嗚呼。吾且死矣。我得心氣病。君能體上天之德。一拯我乎。我且仆矣。

洽普甚憐之。顧尙遲疑。曰。我若拯爾。恐將違法。然在此寒夜。拯爾或不違法。司推芬曰。君懼違法。則吾惟有死於此耳。言已搖搖欲仆。洽普曰。汝能上車否。可攀吾手。司推芬乃力握洽手而上。并坐車箱上。曰。願上帝佑汝。汝爲耶穌教徒否。曰。然。曰。君救人一命。功莫大焉。吾生平對於慈善事。未嘗或退縮。此或我之報應乎。今夜風雪惡。我曾未遇此也。洽普卽催馬行。且曰。吾聽君言。似非勞動者。曰。吾前此亦爲富紳。然世上富人落魄者。當不止吾一人也。洽普曰。誠然。如此天氣。君出何爲。懼心氣病者。更不宜出。司推芬曰。此不得已事也。吾之最幼女。懼篤病。我出爲之覓醫。路上無車。故步行耳。吾意君亦已有室。洽普曰。否。吾未娶也。曰。然則君尙無兒女。兒女有疾。其父心痛如刀割。誠酷刑也。

洽普曰。君已覓得醫生否。吾願得醫生一藥而愈。乃大佳事。司推芬曰。謝君。君心

殊。仁。慈。吾。一。生。潦。倒。歎。天。下。更。無。人。如。吾。之。不。幸。而。能。生。存。於。世。者。矣。洽。普。略。慰。之。竊。思。曰。此。人。良。可。憫。脫。我。解。囊。少。助。之。亦。好。事。也。洽。普。本。欲。窺。其。面。特。以。彼。領。巾。及。帽。乃。掩。之。過。半。殊。未。易。觀。忽。前。面。積。雪。如。小。山。其。下。隱。覆。一。大。樹。枝。馬。蹴。而。顛。洽。普。急。躍。下。司。推。芬。亦。隨。之。下。洽。普。俯。身。力。曳。馬。起。馬。得。助。力。亦。立。起。此。所。謂。心。氣。病。而。無。力。之。司。推。芬。已。矗。立。其。後。斗。以。瓶。中。迷。藥。傾。於。手。帕。中。洽。普。未。覺。也。且。謂。之。曰。君。能。一。助。我。否。然。勿。過。用。力。以。自。傷。

司。推。芬。遂。行。近。其。旁。曰。甚。佳。時。馬。已。起。立。而。司。推。芬。忽。以。左。手。力。挾。洽。普。之。頸。反。其。首。以。迷。藥。之。帕。覆。其。面。洽。普。曰。天。乎。若。何。爲。者。且。呼。且。以。手。擲。帕。雖。竭。力。欲。自。持。已。不。能。自。主。四。肢。且。軟。而。無。力。自。知。中。計。惟。大。詈。曰。惡。賊。司。推。芬。急。以。手。帕。塞。其。口。鼻。洽。普。漸。覺。不。能。言。但。見。天。旋。地。轉。中。髣。髴。見。達。蓮。微。笑。亭。立。之。狀。也。司。推。芬。乃。仰。置。於。地。張。惶。四。顧。見。前。後。無。人。始。喃喃。然。語。曰。幸。哉。遂。跪。於。地。遍。搜。洽。普。身。上。覓。車。箱。之。鑰。匙。既。得。之。卽。啓。車。門。信。囊。歷。歷。在。目。掛。號。信。之。一。囊。乃。最。後。置。

者。故一啓門卽得之。此囊中祇得八信。一信用巨封而封上有籃色鉛筆所畫之線卽掛號信之記號也。司推芬取而視之。其上所書卽梅瓣兒之地址。不能更耐拆封細視。第一物爲二百鎊之鈔票。自語曰。彼等害我卽此也。

言次以鈔置衣囊頗得意。第二物乃一簡短之信。蓋卽安德流致梅瓣兒求其原諒已罪者。第三物爲新立之遺囑。具證人爲誰。蓋卽司推芬之子女也。且遺囑上又言曰。凡前此遺囑皆認爲無效。司推芬握拳向空虛擊曰。愛兒爾果若是乎。吾親愛之安德流爾悲苦之日至矣。乃以信置衣囊中。復割破三囊。盡取所有。方欲出。忽又思若以洽普置車箱內鎖之。則他人必疑洽普爲同謀而已。可致一僞信與報館。則人必咸疑洽普矣。於是抱洽普置車內鎖之。攜其鑰去。行里許。擲一籬中。彼以爲事已了矣。

### 第十九章

次日之新聞紙皆喧載風雪爲災。并及損壞之各物。且言天文臺之報告。謂氣候

將轉而曾未一言道及司推夫之被害與郵車被劫事偵探家弗勒奢方用早膳且觀新聞紙狀至憂鬱蓋彼近來頗不得意名譽亦因之以衰渠於晨間接一信中述一案此案爲別一偵探辦理之其人頗自驕以爲智於弗勒奢弗勒奢知其不能了此案將委諸己則心又怡然而樂又思得一奇案而破之以復震己之名譽忽思及石軒之瞽目主人安德流亮密以彼石軒宛如牢獄又同幽寂之墟墓且其案情又絕怪特不過已得其端倪耳夫安德流以爲毋須弗勒奢而弗勒奢好奇之心甚強以安德流家事味至濃郁蓋偵探家之嗜好奇案甚於飲食每遇一棘手事實彼最快樂最得意之時也

爾時方啜早茶乃自思曰此事尙未得其結果我當大張吾目以觀察之遂出向石軒行既至石軒之柵門不卽入徘徊於隣近石軒門際荒蕪無人門外復不能矚屋中之景狀惟覺其地幽冷如洞穴耳乃轉入石軒後之石巷此巷亦無生氣象旋至茅屋中自思曰我今來此何爲屋虛無人此等屋誠非人類所居者既

入隱約聞泣聲。始知己之臆度乃大誤。

遽推門入。見一小娃娃臥地蒙首痛泣。狀至悽切。弗勒奢輕揭其所蒙之衣。泣聲忽止。愕視若不勝驚駭者。面瘦且白。滿被淚痕。弗勒奢柔聲問曰。孺子何爲泣也。女低聲曰。我哀司推夫耳。曰。誰爲司推夫者。曰。先生司推夫乃吾兄也。曰。彼棄汝而逃乎。女曰。否。然則彼何往乎。曰。不知。曰。若最後以何時見之乎。曰。渠於昨夜出。且彼去時。謂不久當返。今乃杳然。曰。爾與阿兄同居。此乎。女曰。然。尙有一外祖母。以罹瘡疾入病院矣。弗勒奢曰。然則若不往尋乎。女曰。吾足疲不能行。我甚慮吾兄其葬身雪中乎。嗟夫。吾兄司推夫。汝今在何許耶。弗勒奢慰之曰。女郎勿悲。我將往覓之。歸女愀然搖首。弗勒奢曰。我今尙有言欲問爾。我知爾必以實情答我也。

女曰。我必以實情告汝。曰。司推夫。昨以雪夜出。果何爲乎。女曰。外出寄信。曰。彼自能作書乎。女曰。否。彼代人往郵局掛號耳。曰。孰命其以書往郵局掛號者。女曰。亮

密先生弗勒奢忽大詫異乃去其冠坐於褥上曰郵局距此爲里幾許乎女曰約一里有半曰亮密先生非有兩乎女曰我知之果有兩弗勒奢曰然則命汝兄寄信者誰歟女曰乃瞽目之亮密先生尙有一亮密乃……語至此急自掩口弗勒奢執女娃手輕拍其肩曰尙有一亮密爲誰乎女始不肯言曰汝可告我將有利於爾及司推夫也女曰吾父也

弗勒奢大詫如有所觸曰而父亦卽司推夫之父乎女曰誠然弗勒奢默念司推芬眞萬惡之徒弄其瞽目無助之兄於股掌上矣乃更以柔聲問之曰若有母否女唇顫震欲語又止後乃曰先生請勿問此曰然則我且不問可矣特爾父亦撫養汝輩而以衣食供爾等乎女曰否否彼未嘗施一辨尼而拯我等之生命也弗勒奢曰嘻有是哉我再詢汝彼瞽目之先生寄書與誰耶女曰此與其妻者卽寓於勃力士敦者也曰勃力士敦愛德里街十二號乎女曰然曰汝曹曾見其妻否女曰非惟一見彼且見渠家之姑娘彼等待吾兄妹可謂慈善人也吾兄司推夫



時。或。至。其。家。歸。時。未。嘗。不。攜。得。彼。等。所。贈。之。食。物。也。

弗勒奢曰。爾兄昨夜。何不以信徑攜至。勃力士頓乎。女曰。彼決不能行至。勃力士頓。蓋路遙。雪深。恐葬身風雪中也。弗勒奢曰。亮密先生如是。鄭重書中有特別之物乎。女曰。然中有一遺囑。曰。曾對爾言乎。女曰。對我及阿兄言之。弗勒奢曰。在石軒中言之乎。汝輩又何能得入石軒乎。女曰。昨日吾兄妹皆飢甚。惟得嚙少許麵包。故司推夫至。瞽目亮密先生處乞其援助也。弗勒奢曰。止我且問爾。前此彼曾助爾等否。女曰。彼常以錢贈外祖母。阿兄則常爲之寄信。曰。若父知爾兄爲其寄信否。女曰。不知。除阿兄及瞽目先生外。無人知之。彼謂此乃祕密之信也。曰。昨日之事如何。女曰。阿兄去不久。卽回攜我至其屋。寫我之名於一紙上。我輩既至屋中。瞽目先生告我等。謂此乃遺囑也。我等遂書名於應寫之處。我竭力寫之。務使書法佳美。旣畢。遂命司推夫往寄之。曰。遺囑在信中乎。曰。然。曰。尙有他物否。女曰。尙有鈔票。

弗勒奢默然沈思竊謂一極貧之童爲人寄信信內乃有紙幣此童一去竟不返以此推之必爲童挾銀潛逃無疑矣乃又問曰爾等何以知信中有紙幣乎女曰瞽目先生自言之彼曰「司推夫穉子我信爾信中有鈔票我以之與吾妻者吾妻甚貧得此鈔票當不憂矣無人能得余之信任惟信汝耳爾若誠實不欺者我所允爾之事我當踐行之吾妻待爾甚厚爾當爲一忠實之穉子也」司推夫誓必爲忠實并欲得聖書以自誓然彼瞽目先生處并無此書深信司推夫之言了不疑之我信司推夫必不食言而肥也弗勒奢曰茲事滋可異今先問汝汝何名乎女曰我名愛美蓮曰愛美蓮此事殊怪特彼何爲必告司推夫以信中有銀乎女曰誠然但其目瞽意在使司推夫慎重之耳曰彼所云允司推夫之事果何事乎女曰彼云周恤我輩不致再受飢寒曰司推夫若爲其寄信後以收據付之彼卽允不令爾等再受飢寒乎女曰然且允給司推夫以五梳物令先與其一以自表其心之懇切曰司推夫得此一梳物令乎女曰彼殆生平第一次得此物矣卽

我亦未嘗見之。兄以之示我。我見之如覩奇物。兄往郵局時亦緊握之去。

弗勒奢乃起立曰。愛美蓮爾乃好女娃。爾以真實語告我。誠佳。爾已得早膳。未女曰。已食矣。瞽目先生。昨以食物餉吾輩。我食之。尙未及半。今已果腹矣。曰。此間爐火尙熾。女曰。然若吾兄無恙者。熾此火以待其歸耳。噫。司推夫歸來乎。歸來乎。弗勒奢曰。愛美蓮勿哭。我當爲爾覓之女。曰。先生仁慈能爲我覓之乎。先生曾聞有貧苦之童子埋於雪中乎。若有此者。則必爲司推夫矣。曰。我未聞是事。爾兄必不。死。女曰。信乎。先生將至何處覓之。郵局中人或能告先生以朕兆也。弗勒奢曰。爾言甚聰慧。我必如爾言。先至郵局。若勿哭。我自信必能覓得之。我今日必更來視爾。言已。輕拍女肩微笑而出。

弗勒奢之意欲速至郵局。一問此童已寄信否。彼頗疑此童子以童知信中有巨款。必已私啓。信竊去銀而自藏其身。匆匆由茅屋出。方行十餘武。將至石巷之末。突然止步。意欲至石軒之後門。竊觀有何動靜。斗見地上一大木。由雪中突出。木

之四圍雪已溶化木上之雪垂滴而下乃此已溶之雪中雜以紅色之斑水流成線弗勒奢趨前視之乃木上之血污爲雪所溶而下流也心有所觸遂改向石軒緩行細驗地上以行杖撥平地上不平之雪久之忽覩一物目爲之眩蓋其處雪中突然高起下若有人更去雪司推夫之面赫然見矣面上滿被血頭創甚重臂亦損弗勒奢自語曰此誠怪絕之事噫童已死乎

舉之已無生氣左手尙緊握右手則已啓弗勒奢以童首置己肩上抱其體以爲或尙有一線之希望得以偵兇手之名也顧將攜至何處乎至其妹處自念卽攜至其妹處亦屬無濟非急醫治不可乃抱童急行至康莊路上絕渺行人卽與石軒相距最近之屋亦須行數百碼弗勒奢乃至一屋叩其門一女侍啓之見背負一死童大駭狂呼倒退數武弗勒奢急曰勿驚吾欲急覓一醫士此蓋我由雪中救出者欲盡人事以救之若能示我以醫生所在處否時適一較老之婦由側門出已聞其最後之數語弗勒奢曰夫人我所言者乃確實之詞也此乃一貧困之

童子耳。夫人不見其衣乎。婦曰：可攜之入。弗勒奢曰：特吾欲覓醫者。婦曰：若欲求行醫之醫，生離此甚遠。吾夫亦醫者，已數年不爲人診病矣。然童之或死或生，渠當能言之。

弗勒奢急隨婦入一客室。室內爐火方熾，室中一胡床。婦命女僕移胡床近火，以眠童子。弗勒奢曰：夫人恐汚爾榻也。婦曰：稍待我，將攜一帆布，并喚吾夫來。言已遂出。少頃，婦及其夫至，乃一老翁也。髮已白，婦以帆布鋪榻。弗勒奢卽置童子於布上。老醫士遂驗其傷，已乃曰：此創非自傷也，又非偶然撞傷者，是以致此也。乃一極暴烈之謀殺也。謀殺此童子，其用意何在乎？以此童子之困厄，固不值有人刼之也。時女僕已以熱水至，醫士以水洗傷處，并剪布塊爲之包裹。弗勒奢曰：死乎？醫士舉其手戒勿言。良久始答曰：未死也。又語其妻曰：急備暖水爲之浴。弗勒奢曰：我可離此否？我尙有要事。下午當來視之。醫士曰：可。童子當暫不離此屋也。醫士之妻曰：我等當善待之。弗勒奢曰：君等眞善人哉。遂以名刺置桌上，跪

於童旁執童之手。時室中之熱度已減。去童之血脈凝結。力左手雖尙握不放。然啓之殊易。忽一物由手中跌出。落地毯上。弗勒奢拾之。醫士曰。何物也。曰。一衣鈕耳。醫士視之曰。乃由一男子之衣裳摘下者。曰。誠然。必在謀殺人衣上取得者也。我今告君我偵探也。今方辦一案頗離奇。此童乃有關於我案者。今晨無意中於雪中見之。若童死。此鈕可助我蹤跡兇手而置之法也。

蓋弗勒奢之第二事。卽至郵局。一路沈思念。司推芬者必知其兄立一新遺囑。與其妻此遺囑。命童寄之。司推芬若得此遺囑。乃最重要有益之事。故要於路而攬其信。童子與之抗拒不敵。遂致被害。弗勒奢之理想如是。然殊未妥貼。若童子果由茅屋出寄信。則必向郵局之方向行。今乃不然。卽在石軒後門之左近。

弗勒奢一路籌思。旣行抵郵局。見局中情形殊紛擾。局外羣衆相聚而語。均道郵政被劫之事。弗勒奢向一旁觀者問曰。請問何事沸騰也。答曰。郵政被劫之事。君尙未知乎。曰。未知。請告我。

於是六七人齊向彼語。此事聲浪殊雜。且所言者各各不同。謂離此兩里許。收集支局之郵車被劫。信囊被竊。去又有謂信囊中之信有支票爲數極巨。且有萬萬數之金鎊。又有一囊滿裝金鋼鑽。每顆可值三萬鎊也。又云一貴婦以珍珠之頸環寄至一行號者。頸環外尙有貴品無數。又一人曰。若此婦有情書落於其夫之手。寧不大險。一人曰。爾知其夫爲何人乎。乃卽劫掠郵車之黨魁也。或曰。旣名爲黨。則必非一人所劫。可知七八人乎。十二三人乎。則曰否。三人耳。此三人皆戴面具。攜手鎗拖車之馬。已凍斃於六里外。一人曰。御者何如乎。曰。御者亦同黨也。凡此恍惚迷離之談。不絕於耳。覺無一語可徵。信渠本欲一叩郵局之人童子。昨日果來寄信否。今斗遇此事。突如其來。知郵局中人必緘其口。顧弗勒奢。雖失望。尙勉入問之所。答皆不甚滿意。乃出躊躇不自決。擬至石軒一詢安德流。將於此或稍得端緒。乃決意欲行。

時郵局中忽一人出。此人乃素識者。蓋一晚報之訪員也。弗勒奢常以消息告此

訪員頗受其益。今知此訪員之入郵局，必爲探訪而來。乃徑前與之款洽。訪員反先問曰：弗勒奢先生，君亦知此中梗概否？弗勒奢曰：我并未探得直接之真消息也。訪員曰：無妨，卽間接之消息亦大可用。請偕我行。我當速至司脫蘭地下火車將開，我當至哈姆士脫停車場也。君胡爲不乘車乎？曰：否，我暫時尙不欲以我所知佈告也。我今方探一案，其中情節大離奇。我允君爲第一之報告人，但君能稍助我否？答我一二語足矣。訪員曰：敢問：君於郵局中曾探得有何消息乎？曰：彼輩語言不甚明晰，我但取其半耳。

弗勒奢曰：昨夜郵車以何時來此局收信乎？曰：十時共幾囊乎？曰：包裹物二囊，新聞紙一囊，普通信件一囊，掛號信一囊。曰：此卽我所注意者矣。曰：誠然，賊人惟欲得掛號信，蓋四支局之掛號信共四囊，囊中物盡取去矣。曰：爾知此局之掛號信囊中共有幾函乎？訪員笑曰：此事我亦知之。我於郵局之桌上見一紙，首特書曰：掛號信。其下約有地址七八處。地址之後又書明來寄信者之形容。此事良難索。



解吾已記得一二住址及其名姓。我將於今日下午依其地址至各處探訪。冀得此中消息也。弗勒奢曰：君見住址中有所謂良密者乎？曰：有之。曰：爲梅瓣兒亮密夫人乎？訪員曰：然。曰：君能憶其地址否？曰：在勃力士敦之某處也。曰：愛德里街乎？曰：然。謝君矣。曰：何謂也？曰：此街之名我已忘之。今君反醒我矣。我今日將至其處。我更可以探訪之事告君。曰：請君言之。訪員曰：此函乃一襁褓之童子來寄者。郵局之經理以其狀貌不類寄此要信之人。問誰遣之。寄童子謂一紳士名亮密者。經理又問亮密居何所。答謂居石軒童子。又謂此信至重要。當慎之。紳士瞽目不能自來。經理問石軒何爲無僕役。童答不知。此乃我於紛亂中探得者。尙有一事也。君亦欲聞之否？

弗勒奢曰：甚欲聞之。愈多愈妙。訪員曰：我無暇矣。君亦當行。但我當迅告君童子。去未久。卽有一客來問。謂如是雪夜信件如何收集。渠輩告以由郵車來收客問。以何時來司事。又告之客遂去。當時頗不以爲意。旣而思之。恐此中有關係云。弗

勒奢曰。彼能形容客之狀貌否。曰不能。以是夜甚寒。客以領巾蔽面。曰彼輩不言。御者乃同黨訪員。曰人言如此。未可遽信。今御者已得之於一極奇僻之地。曰何處也。曰鎖於郵車之車箱內。彼自言於路上救一人。此人卽以迷藥迷之。云御者今已就捕。我不能更稽延。若君得有新消息者。可卽告我。

第二十章

洽普犁邦。以有涉於郵政被劫案。被逮至克力根威耳之警察廳拘留所中。待明日開審。并須待至案結始能出。洽普殊恨恨。并云有至友相候。不能以一點鐘居此嫌疑地位。洽普并陳述所遇各處訪事。均記之。而其語遂傳播於全國之報紙。始而倫敦。繼及各鄉。當洽普述時。衆皆靜聽。惟廳長仍曰。須待明晨。於是復看守於拘留所中。曾有三數小律師之書記。欲爲洽普辯護。洽普拒之。自信爲無罪也。第外人殊不信之。彼自云路上所救者爲一老者。而洽普年方少壯。寧不能敵此老人乎。其身上了無傷損。是明證其未與之鬪。脫其傷一手或一足。尙可使他人

信之。彼由雪中拯出之人。自云延醫以治其瀕死之女。不遇醫而返。若御者能細察之。當知此人何爲遠去數里而延醫乎。意謂彼之被鎖於車箱中者。亦其同黨所爲。使人不疑。彼云劫車祇一人。吾知其必有三四人也。

此噩耗若達於梅瓣兒等之耳中。其憂戚悲憤當何如乎。洽普遲遲不歸。此家人已極爲憂慮。恐遭意外之變。海波爾清早卽出探問。并未得消息。至十一時復出。趨郵政總局鄰近。聞人言沸騰。皆議論昨夜郵政被劫案。惟未聞有言及洽普之名。乃以電話報告家中人曰。尙無好消息。但勿憂。復探聞洽普已被捕。至克力根威耳之警廳。遂急至警廳。時洽普方述其遇盜也。未幾晚報卽將供詞登出。洽普之供述與公堂內所拍之照。審官與洽普之照像皆在焉。報紙更加以無稽之議論。張大其詞。以動閱者之目。爾時海波爾得見洽普。洽普至憂鬱。言彼之被拘於此。乃法官應盡之責。二三日內案破後。便可相聚如常。并請告達蓮以安慰之語。又云。彼等可無庸來此探望。在此亦甚安適。脫令彼等見我在此淒涼之境。愈增

彼等惡境矣。

海波爾遂別途中賣新聞紙之童子口中均呼犯人之陳述及犯人之檢驗因購各報而閱之以爲或得一二主持正論者然皆無之知人人皆信洽普爲不法者愀然歸家突見一生客在訝甚此客爲誰卽弗勒奢在郵局所遇之訪事員也此訪員以事告梅瓣兒并以新聞紙示之衆大驚愕竭力爲洽普辯護訪員心本極慈善而敏捷今聞其家人之語將以前疑洽普之觀念一掃而空梅瓣兒則覺前此己所受之悲厄將影響及其女亦如己矣槐尼夫婦極力勸慰之槐尼曰憂愁乃至無濟之事也我輩勿稍失信重洽普之心我等信其爲誠篤君子彼乃清白無辜實絲毫無罪者暗雲不久將吹去人人將視之爲慈善與英雄也彼能盡述真情我甚喜之法庭不過暫留之以待案結耳且卽視洽普現時勇敢之狀我等卽不當憂之眞賊不難破獲凡今日之痛詈洽普者不久將以洽普置諸肩高舉之矣。

司推夫爲老醫士絕技之療治與醫士之妻謹慎之看護遂慶更生然非再逾一星期不能離榻童子所睡之床殊清潔且柔軟室中香氣襲人爐內火光耀目壁上之圖畫宛如仙境遂發生種種幻想曰我何爲在此仙境也忽又憶及其妹愛美蓮喃喃呼其名不已強欲起坐然體力不支仍仆牀上忽聞溫柔之聲曰不幸之童子乎靜臥勿動且汝又作何言乎童子曰愛美蓮時房門徐徐啓老醫士入婦附耳與醫士語醫士頷之執童手坐牀次診其脈已乃作手勢示其妻婦乃舉童首貼於臂上童竟有物入口乃美味之流質婦復置其首於枕上童子乃作無夢之睡及醒不知已睡去幾何時矣時其牀畔一高椅上坐一人此人爲誰乎乃微呼司推夫之名聲至可憐童子急呼曰噫愛美蓮愛美蓮亦呼曰司推夫老婦在旁止之曰穉子其稍寧靜爾之妹以手置爾面矣汝知愛美蓮之所以至此者乃弗勒奢攜之來也

時弗勒奢方在鄰室與老醫士語謂老醫士曰此案之離奇有非君夢想所能及

者。此。童。之。生。死。於。此。案。大。有。關。係。我。將。叩。以。數。語。醫。士。曰。茲。事。良。險。弗。勒。奢。曰。非。若。此。無。以。辨。白。此。事。醫。士。曰。君。與。語。須。若。干。時。乎。弗。勒。奢。曰。不。及。十。分。鐘。醫。士。曰。君。與。之。語。者。均。關。於。此。案。之。語。乎。惟。言。必。簡。短。勿。過。繁。長。曰。諾。遂。至。童。子。榻。前。呼。之。曰。司。推。夫。若。聞。我。語。否。童。子。曰。聞。之。曰。爾。之。友。梅。瓣。兒。亮。密。夫。人。及。其。女。達。蓮。非。待。爾。至。良。善。者。耶。司。推。夫。曰。然。曰。昨。夜。亮。密。先。生。與。爾。之。信。爾。已。寄。之。乎。曰。寄。之。矣。且。已。取。得。收。據。乃。爲。人。攬。去。矣。曰。卽。擊。爾。之。人。奪。之。乎。童。曰。然。吾。之。金。錢。何。在。乎。弗。勒。奢。曰。金。錢。在。我。處。童。子。曰。請。以。與。愛。美。蓮。曰。可。醫。士。舉。其。手。弗。勒。奢。遂。不。語。

醫。士。乃。以。藥。水。數。滴。飲。童。子。俾。振。其。精。神。微。向。之。點。首。意。似。令。迅。速。畢。其。詞。弗。勒。奢。曰。擊。爾。之。人。爾。見。之。否。童。子。曰。見。之。曰。爾。識。之。否。童。子。曰。識。之。弗。勒。奢。曰。誰。乎。童。子。曰。實。告。君。吾。父。也。弗。勒。奢。曰。卽。司。推。芬。亮。密。先。生。乎。童。子。曰。然。雖。然。事。已。過。矣。奚。必。追。究。是。蓋。我。之。惡。運。也。醫。士。以。手。示。意。弗。勒。奢。遂。出。至。鄰。室。遂。將。問。答。之。

語一一書之。醫士入曰：童子何如？醫士曰：我今尙不能言，未大愈也。曰：我甚望其趣愈也。醫士曰：我知之，以爲人父而殺其子，豈非奇聞？創見弗勒奢曰：此事若眞者，吾前此蓋誤會矣。童子之語誠大有利於我者。弗勒奢以所書問答之紙示醫士曰：請君一觀之。脫有誤者，更言之。醫士觀畢曰：不誤。弗勒奢曰：然則吾將署名請君亦署之。二人遂署其名。醫士曰：彼適所言惡運之語於無知覺時常喃喃言之，每誦至少亦須十餘聲也。弗勒奢曰：我信彼所言者當爲至確實之事也。言已遂別。

翌晨洽普犁邦受第二次之傳審。此次槐尼家人已爲之延律師作代表，以無憑證復命拘留以待律師駁之。欲保之出，然廳長以無有勢力之人不能交保。時梅瓣兒母、女皆觀審。洽普以歡顏報之。旣畢審，彼等以親朋資格得以與洽普會話。洽普則安慰諸人，令勿哭。乃曰：廳長與警察之逮我，乃其責任也。我所最不怡者，卽累我敬愛之人爲我憂思耳。我本無罪，脫吾友而爲我悲者，誠至愚也。是日弗

勒奢至爲忙碌。以全神注此案。又預備明日往石軒一訪。吾今更敍司推芬。則以清晨返石軒歸時。捶門甚久。安德流始啓門。蓋其一夜不成寐矣。確信司推夫果挾其鈔票而潛逃。遂決計於黎明出此屋。蓋與司推芬常相處。大危事也。必欲一造梅瓣兒所居之地。果能恕己之罪。能許己悔改。前非否。

安德流頗自餒。其希望且以來日之命運全擊此希望中矣。顧初不料其弟凌晨卽返。聞叩門聲。嗒然若喪。大失所望。乃默然下樓。啓門復登樓。不作一語。蓋正籌備遷居之法也。至樓口。竚足細聽。司推芬閉門且下。鑰似此次歸家。當久久乃去。司推芬上樓。兄問其何爲如是。謹慎門戶。渠謂近來多盜賊。須善防之。言時聲音迥異。平昔安德流雖覺之。然亦不露聲色。此二人實已互知衷曲。前次手足相愛之情。已歸烏有矣。司推芬心中滿貯恐懼。當謀殺其子。與行劫郵車時。本不慮及此事之結果。惟以爲遠離郵車所在之處。當無恙耳。今怒吼風已息。雪漸溶化。其子之骸不久當暴露於外。雖鮮行人。然不能久。無人覺。若能私自埋葬之者。人或



且。不。之。覺。乎。

既又自思曰。否。聽其自露爲當也。若往葬之者。或爲人所見。奈何。不若夷然不動。聲息之爲妙也。然司推夫有外祖母有妹。此二人者。必力探之。惟彼等終不能疑及我身。誰能疑其父殺其子。惟尙有一險事者。則衣囊中尙滿貯劫來之掛號信件。當速毀之。竊思石軒中。大可爲此祕事。蓋大門已鎖。屋內火爐熊熊。而兄目又瞽。思至此。微笑遂悄然行。近爐際。舉目視兄。則見面色慘白。一如己狀。遂憤然問曰。安德流何事乎。安德流反問之曰。汝詢我何事。爾何事乎。曰。我一夜未歸。乃在外間風寒……安德流曰。爾不能得睡所耶。司推芬曰。我於夜半離辦事處。外間各處門皆已閉矣。曰。外間旅館甚多。當能納爾。且爾何事留辦事處。至於夜深乎。曰。爲兄辦事耳。安德流曰。然亦爲汝已事耳。司推芬忽變色曰。兄不我信乎。安德流不答。司推芬曰。我今詢兄數語。兄能見答否。曰。我不能預言。能答與否。當先問爾所問爲何事也。曰。善。我昨日外出後。曾有人來此否。曰。若何爲問此乎。司推芬

曰。爾。有。爾。之。心。事。獨。不。許。我。亦。有。我。之。心。事。乎。安。德。流。曰。佳。我。以。爲。所。作。之。事。皆。有。汝。之。心。事。寓。其。中。也。司。推。芬。聞。言。大。駭。然。猶。故。壯。其。氣。問。曰。此。語。何。惜。曰。我。等。更。談。此。者。甚。無。益。司。推。芬。曰。善。哉。我。等。可。勿。言。言。已。移。一。椅。坐。爐。旁。更。以。多。椅。環。繞。己。身。以。爲。如。是。兄。不。能。見。及。也。乃。罄。囊。中。之。信。逐。一。檢。視。之。大。半。皆。無。用。惟。有。數。函。中。有。銀。票。遂。置。諸。一。旁。迨。遍。閱。之。後。合。安。德。流。之。二。百。鎊。共。計。之。可。千。鎊。此。中。鈔。票。之。號。碼。寄。之。者。或。已。記。錄。之。若。以。使。用。市。上。誠。大。險。事。然。司。推。芬。爲。利。慾。所。迷。不。忍。焚。之。以。爲。瀕。險。時。始。投。之。爐。中。未。爲。晚。也。安。德。流。寄。梅。瓣。兒。之。二。百。鎊。鈔。票。號。碼。亦。已。記。錄。乎。然。以。彼。瞽。目。寧。能。見。之。且。於。何。時。至。銀。行。取。此。票。彼。殊。未。知。是。必。於。其。未。瞽。時。取。之。者。然。則。銀。行。中。必。已。錄。之。亦。險。事。也。

此。事。上。下。四。方。皆。受。敵。矣。且。殺。人。越。貨。之。罪。萃。於。一。身。三。十。六。策。惟。遁。爲。上。策。矣。繼。念。吾。兄。或。允。以。財。產。給。我。而。前。此。之。信。用。心。或。未。失。乎。兄。有。產。八。萬。鎊。能。以。三。分。之。一。予。我。此。乃。我。應。得。最。少。之。數。矣。忽。又。思。所。犯。之。罪。尙。不。致。極。險。其。子。已。死。

更不能復生而證之。郵車之御者。又未見己面容之若何。歸石軒時。又未爲人覺。察更孰能蹤跡而得之。天壤間。惟懼一人。卽安德流也。

時司推芬覺倦極欲眠。恐有不測。然室門已鎖。鑰在己囊中。且兄之臥室與此室通。臥室與外間通之門亦鎖之。如此當不懼。安德流遁逸。乃鋪一褥。并以毯枕置地上。彼若欲強啓室門。必驚動。已遂臥褥上。閉耳而息。甫合眼入睡。忽聞其兄啓門聲。卽一躍而起。曰。安德流何爲者。曰。吾欲出此室耳。司推芬曰。否否。兄何謬也。兄在室中不較出外爲安耶。安德流曰。若何爲鎖此室門也。曰。鎖之爲當。吾蓋謹爲兄防。恐兄遭意外也。安德流曰。爾拘我若囚乎。我無自由權。離此屋乎。司推芬曰。吾兄弟爲保護。兄計。兄今日不妨無權。安德流無已返坐。司推芬亦不卽睡。待兄倦歸室眠時。并其臥室與此室相通之門而鎖之。惟至日暮。其兄尙不歸臥室。司推芬曰。安德流爾尙不眠乎。曰。我今夜不睡矣。司推芬以振刷精神不更臥褥。上恐此睡將過酣也。於是二人互相守視。以待天明。

第二十一章

司推芬通宵不寧。心中暗咒其兄。至於天明。邀兄早膳。安德流拒之。惟取乾硬之  
 麵包嚼少許。并取壺中水略飲之。司推芬曰。兄何爲不用早膳也。我輩將有事相  
 商。此事能致我二人之和平者。安德流曰。爾何時始知吾二人不能致於和平乎。  
 曰。我未知之。兄若聽我言者。當必允受余之保護。安德流曰。我如今無須受爾之  
 保護也。司推芬曰。我今實告兄。兄勿如是相待我。對兄之感情固未嘗稍移。而兄  
 之處我者。迥不如前矣。蓋兄當日非極信用我者耶。安德流曰。我前此實信用汝。  
 世間更無第二人矣。司推芬曰。然則我今請以信用還兄。而竊以爲兄已不復信  
 用我矣。安德流曰。誠如爾言。司推芬曰。險哉。安德流曰。寧得不險。我雖不能見爾  
 之面。然我已洞燭爾之心矣。  
 司推芬曰。兄非以爲有知人之鑑乎。兄常以我爲無用物。兄之待我。令我自覺爲  
 生就一倚賴人者。向兄乞得餘瀝以度一生。殊不人人皆爲爾勢力所壓。無敢反

抗者若兄。確爲愛爾弟者。我有求於兄。卽我權利所在。汝安得不允。我蓋兄之事業。兄之賢利。我實有力焉。兄雖以遺囑與我。以財產歸我。然必待爾逝後始得此權利。須知我等二人學生。兄乃守衛生之道者。爾壽當長於我。我必湑先朝露。屆時恐亦不得享爾之遺澤於我。又何益乎。安德流曰。佳哉。爾今日明其心跡矣。爾生平所念念者。僅此事乎。曰。然。安德流曰。爾近年以奸僞之手段欺我。卽爲此乎。曰。然。我之意見誠非善。今日可明言之。安德流曰。誠宜明言之。

司推芬曰。若欲棄我。如敝屣。令我流爲乞丐。盡削我應有之權利。若以爲我不知耶。我之言。此若能不駭異否。安德流曰。我何爲駭異。司推芬曰。我知爾近立一新遺囑。削去我應享之權利。我已知之。爾亦不駭異否。安德流曰。我毫不駭異。此時安德流之心中。念司推夫。終究爲司推芬之子。亦賦有其父奸滑之性。必以信詣其父處。故司推芬得以知之。司推芬曰。我輩今當交換。推知爾我二人之心理。我輩更不能忍而終古當斷。吾二人之路。爾爲爾。我爲我。我可乎。安德流曰。深表同意。

司推芬曰。爾既允此。我等當言析產矣。爾自言有產八萬鎊。我不欲盡向爾乞得。所有爾須知我性非吝。然量亦非宏。爾既有八萬鎊。平分之。每人當得四萬。我二人亦不失爲富人。各樂其所樂趣。以產授我一交。手後。爾卽爲有自由權之人矣。安德流曰。我今何爲無自由權之人耶。司推芬曰。暫勿言此。爾就正理上思之。我之計畫實兩利之道也。安德流方欲答。忽聞大門有剝啄聲。

時叩門者爲一特別之叩法。連叩二下。隨以一扑。卽郵足叩門之法也。顧叩門者非郵足。乃弗勒奢。其叩門之法。則與安德流前此預約者。司推芬聞之。則大疑。安德流知其弟之疑懼。故作夷然之狀。司推芬問曰。兄知叩門者誰乎。曰。不知。但心中已突突跳躍不已。二人默然。叩門聲復大作。較前更厲。司推芬曰。吾當視之。言已出室。反扃其門下鑰焉。安德流聞其鎖門聲。試啓之。不得知已鎖料臥室之門。亦復加鎖矣。乃傾耳細聽。隱約聞人聲。不能辨句語也。遂由抽屜中取一紙寫之。司推芬下樓啓鎖開門。尙不去其鏈。以阻來者之入也。司推芬意來者必爲警察。

將以拘己。既見一生客。素未相識者。意乃少釋。

蓋弗勒奢爲狀類儉商。司推芬見之怒曰。若來此何爲者。曰。我非爲吾事來。爲汝家之事來耳。君爲司推芬亮密乎。抑安德流亮密。請告我。我有事報告也。司推芬遲疑默念。若使此人上樓者爲道大險。不若詢其何事爲善也。乃問曰。若頃言而爲吾家之事而來者。意當何居。且何爲作郵足之叩門以誑我輩也。弗勒奢曰。此乃我之習慣。我前此曾爲郵足也。曰。然則爾今爲何如人耶。弗勒奢作得意狀曰。我今已忝爲紳士矣。吾輩可進內一談否。曰。卽此可耳。曰。善。君爲安德流乎。抑爲司推芬乎。曰。爾絮絮問此何爲者。

弗勒奢曰。此事我須告諸主人。我以爲君非主人也。曰。於何知之。曰。我聞此屋之主。乃一瞽者耳。然則其爲司推芬亮密先生矣。得許我一晤令兄否。司推芬曰。彼病未能見客。君可告我。我當轉告彼。弗勒奢曰。茲亦大佳。我乃由一鄰屋來者。一貧困之童子方臥彼屋中也。司推芬曰。君所言者。誰歟。弗勒奢已覺司推芬之聲。

微顫。卽復言曰。此童乃遭人謀殺者。我卽由是處來。是兒垂死矣。吾故來此屋查問主人。若君昨夜睡。此否亦須一詢。君知此事否。司推芬曰。不知。弗勒奢曰。不知。便已。我將至警察署報告。須得垂死人之口供也。請君聽之。禮法不足。重人道爲重也。

司推芬猛力閉其扉。詈曰。無禮之鄙夫。遂返樓。拾級時。驚恐之餘。震顫不已。彼最懼者。爲須得垂死人之口供一語。蓋本不欲令其子見面。但竟爲所見。當時其子之目光。尙在眼簾。驚極而坐於樓級之上。故作鎮定之狀。噫。渠竟能從萬死一生中。以供口供乎。或其臨死時作囁語乎。惟願此兒不能恢復。其知覺則以爲大佳矣。遂不更念。復入室。司推芬閉門後。弗勒奢不卽去。徘徊於草場上。更至石軒屋後之草場。忽見安德流臥室窗下。片片碎紅紙。并雜以一大白紙。上有字。弗勒奢拾而觀之。上書曰。

適來訪者。若爲弗勒奢先生者。并拾得此紙者。當知安德流亮密。無論何時。



甚欲見之。并有要事。若不能由門入者。可準其從何處。或如何而入。此紙卽授以特權之證書也。安德流亮密白。

弗勒奢微笑曰。可準其如何而入。此語誠重要者。安德流又云。無論何時。然則我當以夜間入。蓋日間此案尙有他事辦理也。思畢遂去。司推芬既歸室。見安德流仍靜坐。一若未嘗移動者。然渠乃告兄。謂來者乃一商人。欲求謀事者。安德流聽之不答。亦不問。司推芬曰。吾親愛之。安德流似不注意於此何也。安德流曰。我所思者。乃重要於此者也。曰。誠然。我頃之要求兄。已允否。曰。不能。曰。安德流乎。若勿太愚。我請減之二萬五千鎊。可乎。安德流曰。聽爾言之。我必不允也。曰。然則二萬鎊可矣。安德流搖首曰。請一言以決之。究竟與我若干。曰。一言以決之。則分文不與汝也。

司推芬曰。噫。此卽愛爾弟之道乎。爾弟爲爾犧牲一切。爾卽以此報之歟。安德流曰。爾之愛我。我盡知之。吾妻未嫁前。與爾之關係。愛美蓮與汝之關係。及爾不幸。

兩兒女我一知之無一事能隱我者司推芬曰吁險哉爾乃與誣我之人同黨乎爾聽此譖言幾何時矣人之四週困我我乃毫不覺察愚然則我與利刃搏耳爾之財我亦不求其半然我乃有法將全握我掌矣曰須待我死後司推芬曰此爾自言之待爾死後便爲我有乎安德流曰司推芬爾以何時見殺我乎司推芬曰爾誠智者必有一日也

安德流曰爾以何法死我乎曰此易事耳我死爾我亦不致涉於險且我極慈悲當不令爾痛苦爾乃無一友爲爾雪冤豈非大憾事乎且爾所居之屋之寂寞卽使喧呼破爾喉亦無人聞之將惟有汝一弟植立爾旁以視爾最末之呼吸耳我可待爾睡後緊閉窗戶不使空氣流通將煤氣燈之機關一啓於是將此頑固殘忍驅逐其妻出家門之老僮送歸爾所來之處去矣我常勸爾而爾不肯受人之勸爾之頑固實足以致爾死也若從我言寧非大佳然今亦歸極樂矣毫無痛楚也安德流曰知之矣惟上帝在天鑒之安德流之此語本其妻以語己者今不覺

脫口而出亦以此語其弟司推芬曰上帝在天鑒之爾可呼其相助也

嗟夫亮密家之兄弟二人併命於室中彼二人者卽此悲劇之主人矣而安德流則戒其弟勿近己曰我之手槍已滿實六顆子彈汝若近我者我將向四面發射必有一子洞汝胸也我目雖瞽我以知覺之能力足知爾何在也果也司推芬何向彼卽隨其向而指之若親見之者司推芬曰我待之待爾睡也安德流不答蓋彼亦有所待也司推芬知徒手相搏必爲兄所勝蓋自審沉湎酒色已大耗精神而安德流固精強壯健者也且徒手相搏卽死之亦必遺有傷痕此時亦頗自悔孟浪不應先以所計劃告彼否則更易下手時已垂暮二人默不一語安德流坐於書桌旁距門甚遠司推芬則佔其他方面殊可自由行動已微飲白蘭地酒以預備行事安德流惟飲水蓋自晨至今食物來嘗沾唇也

二人已預知須竭力容忍以待正在生死關頭天漸入夜室中已漆黑無光安德流本瞽雖室黑亦不覺惟司推芬則念其前途驚恐不已默思若天明而安德流

尙不死者事勢之變遷當若何頻飲酒以壯其氣此時其頭腦熱如火炙已六十  
 小時未合眼故神思昏瞶懨懨欲睡惟極力拼酒以振興之忽又念及老達褚已  
 所作之惡乃已誣之罪誠大矣且安德流又言若近之者當以其六顆子彈環繞  
 四射必有一彈中己身不覺慄然時於暗中聞彼移動之聲司推芬急隱身桌後  
 安德流於將瞥時購一報時之鐘此種時鐘屆時自能發聲時則鐘鳴已九下俄  
 而九下半而十下而十一時矣司推芬已沉沉欲睡忽又驚醒已夜半矣問曰安  
 德流尙未睡乎時鐘忽又擊十二下又曰爾已忘却我之言乎爾不允以二萬鎊  
 予我則一萬五千如何者安德流曰我不允汝曰一萬鎊可乎安不答司推芬曰  
 爾意以幾何與我者曰一先令亦不與爾司推芬曰若我棄汝於此而縱火焚此  
 屋者爾又奈何安德流曰我之聽覺甚敏銳爾若行至門次我當隨汝行爾啓鎖  
 前我已能捕獲汝矣我并不懼爾爾今在我權力之內也司推芬曰若瘋矣安德  
 流曰爾更甚於瘋爾乃蠢物也我知爾所立之處我能以槍擊爾我之生命不險

險在爾耳。我有友在外間。不久卽來救我。

司推芬聞言大震。然靜聽。無所聞。惟安德流已微聞之。司推芬曰。爾勿以爾之幻想而嚇我。安德流曰。汝靜立。勿動。否則槍發矣。咄。爾不聞乎。時司推芬已聞之。呼曰。天乎。何人也。時樓梯已有步履聲。并呼曰。安德流亮密先生。何在乎。安德流亦大聲應曰。我在此室中。甚黑。君已攜利器否。曰。已攜矣。安德流曰。若吾弟不爲。君啓鎖者。力關之。可耳。司推芬不少動。蓋已呆若木鷄。時門際有力擊之聲。惟司推芬尙以身抵之。不得闢。門外之人曰。司推芬亮密先生。爾若不啟鎖者。請離門際。否則吾由鑰匙眼中發槍矣。安德流先生請授我以特權。令我自闢一道入。我攜得穿窬之器具來。由後窗入此者也。安德流應曰。大佳。此乃我之屋。我卽屋之主人。我願以全權授君矣。司推芬恐懼極。默坐室隅。一椅中不動。自念身入羅網。不可脫矣。弗勒奢大呼曰。可矣。竭力一推。門已闢。安德流曰。可燃煤氣燈。曰。可。黑暗中不能作事。有光明始不致誤也。乃燃燈視彼兄弟二人。安德流舉其首而司推

芬則垂首至臆似靜待其罪狀之宣佈者

第二十二章

安德流曰弗勒奢先生今晨過訪耶弗勒奢曰然令弟不令我入我以為或將致我出倫敦今果然矣安德流曰君之來誠吾之大幸弗勒奢先生吾自昨晨至今未嘗得食也君若能予我一杯茶當感激無量矣弗勒奢曰茶在此小茶箱中鹹奶油麵包亦在此吾當自飲一杯少待吾始告君我將與君語君願令弟在此否安德流曰君之告我者我願吾弟一一聞之曰善然則彼毋須離此室我輩更為安心矣當行吾之權力以守室門弗勒奢言時以茶一杯并麵包奶油置安德流前并為司推芬注一杯曰司推芬先生吾勸君盡此杯君聽吾言時宜稍振精神也安德流曰謝君可言矣

弗勒奢曰我可暢意言之無須隱諱種種之祕密否曰毋須隱之弗勒奢曰然則吾將暢言之矣蓋我之職業常以能發見奇事為尙然未有奇異如此案者也令

弟之所爲誠狡獪。今渠在此。我本不欲言之。君亦聞郵政被劫案否。安德流曰。吾未聞之。果有此事乎。弗勒奢曰。茲事發於前夕。掛號信之信囊爲人劫去。一無辜者。竟被嫌疑爲同黨。而受拘留矣。吾明日將往證此人。之無辜。并請得一拘票。而往拘罪犯矣。時司推芬瑟縮頗不寧。弗勒奢亦已覺之。續曰。君命童子司推夫。卽司推芬先生之子。所寄之掛號信。亦在盜劫中也。安德流曰。嗟夫。然則彼固已寄之乎。弗勒奢曰。已寄之矣。吾意君之心。中得無疑。童子知信中有巨款。竊歛而遁乎。實爲大誤。童子忠且信。誠實可嘉。彼已攜得掛號之收據。回途中。乃被劫去。且被毆殺。幾至死也。

安德流曰。童子被毆於何處。曰。離此石軒後門不遠。曰。傷重乎。曰。頭部傷甚深。其旁一大木。滿染血污。卽擊童之凶器也。童子幾瀕於死。今已慶更生。吾昨日之覓見此童子。誠非偶然事也。我抱此童。至離此最近之一屋。詢以醫生所在。適幸屋中主人。卽業醫者。夫婦兩人。且極慈悲。而童子之命。已千鈞一髮。我殊不料其竟。

能再生人世也。且今晨已復其知覺矣。我曾詰其數語。時醫士亦在。吾以將所問答之語書之於簿。吾已署名。證人且亦署名矣。安德流曰。童子識此兇手乎。曰。識之。曰。若彼回復。其知覺能復識此人。弗勒奢曰。彼已告我此人之名矣。曰。誰乎。曰。君請少待。

安德流曰。我刻不能待。我甚欲迅知其名也。弗勒奢曰。卽令弟司推芬先生卽坐於我前。如石像之人也。安德流狂呼曰。天乎。是人真無骨肉情。乃以父殺其子乎。時司推芬面白如死。灰弗勒奢則注視之。目不少瞬。已預備與之敵矣。良久。一室皆無言。安德流第一啓吻以破此岑寂。曰。是亦童子之言耳。彼父子積不相能。安知非藉此以誣其父而洩夙恨乎。

弗勒奢曰。否。尙有一極確之憑證。安德流曰。何物也。弗勒奢起立。取一室中之外掛蓋於燃燈時。卽已四矚。覓得此外套。故弗勒奢卽坐與此外套與司推芬之間。彼欲得此外套。非經行弗勒奢前不可。乃曰。安德流先生。此間一獸毛鑲沿之外。



套其爲令弟者乎。曰然。曰彼擊其子之時。卽衣此外套。其外套之鈕。乃異於平常者。後腰處已失去其一矣。我以童子至醫士家時。童子左手緊握我力闢之鈕。卽從童手墜落。彼二人相抗拒時。爲童子摘下一鈕。其妹又告我。謂君與其兄一梳物。令安德流曰。有弗勒奢曰。彼旣得君之金錢。必緊握手中。二人相搏時。或爲其父取去。否則墜失。其時知覺力已漸失。攪得衣鈕。尙以爲金錢。故緊握不釋。童子雖未致死。孰知此物竟爲是案之證據矣。

安德流曰。吾弟在室。未曰在。曰君所語者。彼皆無言乎。時司推芬尙不一動。默然無言。弗勒奢方探手於其外套囊中。覺有物取而視之。卽彼未焚去掛號信也。弗勒奢之兩目如受電力炯炯作奇光。急仍置其囊中。知此案完全得手。乃曰。令弟竟不語。安德流先生。我觀君狀。罷極矣。君稍息後。我當盡言之。曰弗勒奢先生。今可盡言之。須乘吾弟在此時言之。否則吾亦終不能釋然睡也。弗勒奢曰。善。吾今將言。司推夫之被害。與郵政被劫之關係。想令弟知君有一函令童子掛號奇之。

疑信中必有不利於己者。先欲得童攜回之收據。知信乃君寄與夫人者。疑慮更重。於是定其兇謀。至童寄信之郵局。探知是夜大雪。收集信件者以郵車來。蓋郵局之司事言之。渠云當時固有一人來探問。此人衣皮領袖之外套也。想令弟遂暗窺郵車來。并隨之去。僞作困苦狀。以乞御車者拯己。御者卽命其上車。車行里許。馬忽蹶仆。御者下車牽馬起。令弟亦隨之下。御者方牽馬時。彼卽以可羅方姆迷藥之手怕蒙其面。御者遂失其知覺。既醒覺身在車中。而掛號信之囊已經開拆。盡被竊去。此事乃御者被拘後所供。今此御者尙在監禁中。將定爲同謀犯。此御者固翩翩美少年也。且事更有奇巧者。御者所居卽與君夫人同屋。聞已與令愛訂婚矣。

安德流大駭曰。乃謂吾女達蓮耶。曰然。我已見彼等。殊覺憂憤。我力慰之。并自承能爲達蓮姑娘之意。中人伸雪。吾今且大有把握矣。安德流曰。天祐君。天祐君。苦若輩久矣。弗勒奢曰。我旣允彼爲之。昭雪遂不得不極力進行。若彼御者所言。信

之者極少。然我卽此極少中之一人。我於未訪亮密夫人母女前曾探得一最要之事。卽可羅方姆迷藥之問題也。此藥購自何處乎。誰購之乎。或購於近處者乎。遂至左近之藥肆探之。果不出吾之所料。至第一藥肆問之。云郵車被劫之夕。曾有一人至其肆購三辨士之可羅方姆迷藥。購者乃一不常見之生人。故藥肆令其署名於簿上。吾觀之。乃洛勃辦耳。吾問以客之狀。則云該夕甚寒。客以領巾高掩其面。故不能識之。我乃問何衣。則云外套鑲以皮領袖。我更至第二藥肆問之。所言與第一肆同。惟其所署之名。乃勒姆士。播非士。吾觀之筆跡。與第一肆者無少異。余駭然。更至第三藥肆問之。亦同。并云見購藥者形跡可疑。令其署名。吾觀之。乃威廉羅麥士筆跡。與前二者亦同。第四肆所語亦同。惟其名爲弗來得力克。第五肆亦如是。云云。惟未命其署名。凡五店之人所言。皆謂其衣獸毛鑲袖領之外套。卽現在我手中之衣也。我已得此案中之祕密。尙有其他憑證。吾今不能言之。

安德流曰。弗勒奢。先生。吾弟。尚在此。否。曰。尚在也。曰。彼無語乎。彼於此。可恐怖之事。乃不置一辭乎。弗勒奢曰。我非因我而強迫之至此也。時安德流起身。立震顛。欲仆。伸其兩手。摸索弗勒奢。高呼曰。亮密先生。何爲乎。安德流曰。請攜吾出此不祥之屋。請執吾手。請以臂環我身。謝君矣。吾覺精神喪失。速攜吾出此屋。若吾更留此五分鐘者。吾將痲矣。弗勒奢曰。請自鎖。勿過激。安德流曰。攜吾去。攜吾去。君當有家。請攜吾至君處。以一榻見讓。吾不忘君大恩也。吾生平未嘗向人一哀求。吾今乃求君。攜吾出此屋矣。此屋至不祥。可恨也。

弗勒奢是時尙無權足以拘此犯罪者。然不允。安德流所請。則安德流或且狂易。遂曰。亮密先生。我當攜君至舍下。明日再言他事也。安德流曰。誠然。明日。明日。明日。弗勒奢左手攜司推芬之外衣。右手抱扶安德流之腰。引之下樓。由後門出。狂風怒嘯。一若驚告。此屋之不祥者。風日雖較前數日平靜。顧安德流心中之風潮。掀蕩不已。

弗勒奢尙未知司推芬已三晝夜未睡神氣已大虧以其默然不動者因懼極故出此狡狀也其實彼聞偵探之言腦經已如裂似失其神經之作用且數日未睡故昏昏沉沉直如在醉夢中耳入後則耳中毫不聞弗勒奢與安德流之語僅模糊辨其聲息而已然尙能自覺處危險中不久亦忘之於是種種幻象皆呈露目前見愛美蓮肩上方肩八萬鎊之金又以空中有大書之字曰八萬鎊八萬鎊愛美蓮急奔已力追之大呼哀求愛美蓮不應大詈之并大呼此金乃我有猛前捉捏之愛美蓮忽化爲烏有又忽見其子司推夫在遠處背負八萬鎊而力奔及近捉之亦烏有又見己身在郵車被刼之處御者方駕車疾駛車頂滿堆八萬鎊之金幣車且行金且紛紛落地上耳中尙聞營營之聲腦壳如受擊凡目中所見之物皆作黃金色及追之已渺忽黃色之金光一變而爲紅色之血光沾染雪上其子方臥雪中滿沾血污向其父喃喃曰大不幸大不幸一剎那間而百像俱渺時安德流等已出矣司推芬之神經已不復聞人聲張目一視固在室中也急起

立。微步至其兄臥室門次。側首傾聽。唇翕張作無聲之語曰。彼已睡矣。吾可行事矣。吾兄安德流乎。爾欲拋棄吾於不顧。試問今誰爲業主者。言已輕啓門入。反閉之室中。黑暗不能辨。司推芬不敢近。兄牀恐驚覺之也。且於其行事。黑闇最佳。乃輕鎖門。作獷笑。以鑰擲窗外。復作無聲語曰。安德流。吾兄。爾今不能逃矣。已爲我鎖於此中矣。勿怒我。乃爾自作之孽也。言已閉窗。并以軟物塞其隙。勿令空氣漏入。作此數事。已覺頗疲憊。乃止而少息。

已而復作無聲語曰。安德流。別矣。爾死當甚樂。無痛苦也。言已遂行。其最末之手段。室中本有噴射煤汽之龍頭。二司推芬大啓之曰。吾一生力作此事。今如願矣。言已置一手於門。若司推芬清醒也者。可力推之。而出。尙得保其殘喘。惟此兇惡貫已盈。至死尙存殺兄之念。不知上天有靈。乃令其神志昏迷。以殺人者而自殺已而仆地上。長眠不起矣。嗟夫。此書之惡命運。亦歸結於此矣。

時維四月。嫩雨初晴。柳綠舒眉。桃紅展靨。正春光明媚之時。小鳥徊翔。方覓其營巢之物質。時或小歇。枝頭振羽。曬衣花魂。蝶影芳草。幽馨咄咄。此爲何地。耶。乃海波利之故國也。海波利已偕其愛妻愛友。歸此距海波利數十武前。立一警者。并一跛女子。方引其手。乃告警者。以海波利先生方勞動於此。海波利樂極唱紅玉之曲。唱聲閎如巨鐘。遠近栖鳥。聞之急振翼而飛。安德流每晨必以麵包屑飼園中小鳥。槐尼衣外褂戴羽冠。面色絳赤。乃遠道急行所致者。

梅瓣兒見槐尼入。笑迎之。二人偕行園中。作密談。槐尼所言者。乃適往訪柏士頓夫人。及司推夫之母。愛美蓮。事愛美蓮爲其夫棄置。幸梅瓣兒時贍濟之。槐尼曰。柏士頓夫人已得其在加拿大之弟。之覆信。其弟有田於加拿大。并以一屋贈彼等。彼等已決意去矣。梅瓣兒曰。渠輩於未去前。將來此視其子女。否。槐尼曰。否。彼等若數年後。得佳境。或再來英倫。以視其子女耳。二人隨語而前。見司推夫方助海波利耕植。安德流此時對於其妻和藹。近人靜待其妻之發語。梅瓣兒自接其

夫來其愛友家後。安德流之性質已全改。卽待梅瓣兒先發言亦其一例也。安德流除對於司推夫之兄妹外皆極靜默。惟極樂與小兒處。梅瓣兒曰。安德流爾今晨覺稍愈否。曰。大愈矣。梅瓣兒乃告以柏士頓夫人母女事。彼靜聽之。已乃決然謂彼等決不能無錢以居。加拿大忽曰。吾所聞者非達蓮之足音乎。曰。然并洽普也。達蓮與洽普二人不久將成嘉禮。此時正樂極也。

是夕。安德流與梅瓣兒同敝一室中。桌上。一燈。燈光照聖經上。蓋梅瓣兒之習慣。每夜必誦聖經。後始別其夫而歸。安息。梅瓣兒手方按於經之某頁時。達蓮在外作歌。聲音清脆如鶯。吮梅瓣兒夫婦引領而聽。蓋達蓮所唱者。卽前此梅瓣兒初嫁時。獨坐幽隅而自歌之曲也。安德流聞之。淚如珠墮。乃曰。梅瓣兒。汝能恕我否。梅瓣兒曰。吾夫以前種種。可勿復談。吾體念吾等之兒。恕爾矣。恕爾矣。



完 全 華 商 股 份 出 版 奇 之 二 無 一 唯 商 務 印 書 館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先同譯

# 清宮二年記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

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游嬉之荒

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先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趣味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